

迷

學

二



述學補遺

釋冕服之用

冕服之用自祭祀而外見於經典者凡十有一玉藻卒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一也哀公問冕而親迎二也周官司服饗射則驚冕三也四也據注及正義食禮在廟亦驚冕五也覲禮天子衮冕負斧扆以朝諸侯六也文王世子冕而總于親在舞位以養老七也祭義天子諸侯爲藉冕而躬秉耒八也司服諸侯之大夫聘于天子卒冕九也夏采王崩以冕服復于太祖十也節服氏衮冕六人朝覲維王之常諸侯四人服亦如之十一也後之俗儒專以祭服當之誤矣

江都縣榜駁義

江都縣衙前榜二曰績傳董相邑肇荆王中以爲皆誤也自孝景前四年徙汝南王非王江都傳子建元朔二年自殺凡二世三十三年其時并得鄆郡而不得吳有廣陵江都高郵平安宛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鄆句容涇丹陽石城

湖孰陵陽蕪湖黟溧陽歙宣城二十一縣爲今揚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五府
通廣德二州江寧府之上元江寧句容高淳溧水鎮江府之溧陽及杭州府之
於潛昌化泗州之天長十縣地諸侯相治其國視郡守秩二千石在其上見哀
帝紀
漢顯傳而江都縣自屬江都國其令自千石至六百石今之江都縣知縣正可當
漢之江都令耳地之廣袤尚不及其半若傅之董相是以國爲縣以相爲令其
消甚矣荆王劉賈以高帝六年封至十一年爲英布所殺無後其立國至淺賈
都于吳漢興以來
諸侯年表此地爲其支邑自名廣陵至孝景置江都國賈死已四十三
年江都縣之名前此絕無所見疑即託始于此時安得以爲肇于賈也二者之
云失于不學榜立五年無覺其非者中据史以爲之辨

漢鴈足鐙槃銘釋文

漢銅鴈足鐙槃高今尺三寸七分徑四寸七分銘半環槃背云竟寧元年考工
工護爲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十二兩護武嗇夫霸掾廣漢王右丞賞守令
尊護工卒史不禁省又一行云中宮內者第二十五下少空又云受內者凡篆

文五十五重文作二者一

首六字漫漶日中拭水視之乃可辨考下以又作考其刻闕明乃後人妄爲鈎泐不足辨也

鐙故爲江都馬

氏物今歸巴慰祖子籍子籍從甥胡唐詠陶審定其文今具釋之云竟寧元年

者元帝建昭六年正月改元即位之十六年也云考工者少府屬官本名考工

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臣瓚云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是也云爲內者造銅鴈

足鐙者內者亦少府屬官有令有丞外戚傳許廣漢女平君當爲內者令歐侯

氏子婦則內者非奄人也古之燭束薪爲之或執之於手以膏爲燭始見於秦

始皇本紀則宜有槃以承之鐙其別也故外戚傳迺夜張鐙燭鐘鼎款識所載

凡七鐙別出車宮承燭槃是也鐙錠互訓正謂器首之注膏者

徐鼎臣謂錠中置燭故謂之鐙

誤故上林榮宮鐙銘上林榮宮銅鴈足鐙下有槃並重六斤是也云重三斤十

二兩今權之得二十四兩二錢呂微仲考古圖漢好時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

兩今重三斤六兩歐陽永叔集古錄漢谷口銅甬刻曰重四十斤今重十五斤

以此鐙校之今六兩當漢一斤有贏有縮皆不盡一疑漢權公私大小非一律

也云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者漢制縣有嗇夫職聽訟是謂少

吏張釋之傳有虎園嗇夫外戚傳有暴室嗇夫及此銘之武嗇夫其名雜矣漢官之非真拜者有行有領有護有守郎中秩比三百石都水水衡都尉屬官劉向以郎中爲都水使者本傳稱領護三輔都水及遷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尊矣而所校諸書序皆稱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則護者兼官之名若後世之差遺此武嗇夫乃假吏也霸嗇夫名掾丞令皆考工官吏廣漢賞尊其名也守令亦其未即真者耳丞之多者伏飛九丞掖庭八丞宦者七丞獨考工不知其數今言主右丞則非一丞矣云護工卒史不禁者不禁卒史名嗇夫掾丞令皆先卑而後尊卒史在令後者以護工別出之云省者漢諸器銘多有之若呂氏春秋之言監工矣云中宮內者第二十五者漢時皇后所居稱中宮蓋永定宮也漢諸鎡銘多紀其次弟云受內者謂中宮侍御受之內者也金石錄平周金鉦銘云平定五年受園陰與此同意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晦汪中釋

江淹墓辨

歛之江氏皆祖梁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淹以醴陵爲濟陽考城人歲遣人至

今考城修墓致祭中以爲誤矣宋書州郡志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又云文帝元嘉八年以南徐州治京口割揚州之晉陵兗州之九郡僑在江南者屬焉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其南徐州下有濟陽郡領考城鄆城二縣蕭子顯齊志亦同宋齊二志南徐濟陽郡領考城鄆建武三年省濟陽郡考城度屬魯尋又省鄆城度屬南濮陽齊志又云臨淮以下十二郡並無實土由是言之江氏本貫實在今之考城春秋之戴國漢之菑縣章帝始改今名而醴陵所係之濟陽考城則僑立于今之丹徒縣境二者邈不相涉醴陵卒于天監四年自宋明帝泰始三年失淮北四州今之考城久淪于魏至是已四十二年魏之濟陽始置徐州繼屬陽夏郡地形志載其建置甚明當醴陵之卒日尋干戈其時壽陽合肥並爲魏土豈深入敵境千里自營窀穸況渡江百族並無反葬故里之事一坏之土不知誰何累百衣冠拜伏流

涕真可謂無妄之福已

雷州府知府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

代州諸馮皆族葬自明舉人某考卜於州東北華甲莊至雷州君凡五世爲基二十有六雷州君凡五取其三皆李四張五戈則今固在始取李沒於康熙三十九年葬於四十一年次沒於四十七年葬於五十一年次沒于雍正七年葬於十年皆在祖墓張始生子鄧邴邵邴乾隆五年雷州官岷洮道張沒于官所于時華甲莊地盡不可復葬乃假葬於域外之碑堂又十五年雷州卒於其官又十七年始得兆於州北之北岡距三李之沒久者殆六十年近亦四十餘年議將遷而合諸北岡馮氏諸長老皆曰葬久不可知旣動損幽靈脫有朽敗其忍使遺蛻露見于天日且魂氣有知往來冥合非墓地之所能隔苟爲不然無寧久依於其舅姑而勿播遷以從其夫于是不果遷惟張與雷州同穴其後三年邵客於鄧告中以其事且曰邵三前母皆無出邵兄弟又不逮事而所生母獨從父葬人其謂我何子爲我求諸禮吾將勒諸窆石之陰中曰以茲所爲

求之於禮則固不協不協而爲之辭非中所能雖然奉雷州以附於祖則無其地遷三母以就雷州則慮棺之毀是人事之窮非得爲而已者也張之體魄不可即安于假葬三李下窆歲遠止可仍其真宅又必至之事非厚薄之差也前世若晉鄭表先取孫氏蚤亡表卒繼室曹氏迎孫喪於黎陽合葬唐楚王靈龜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夭及靈龜卒妃上官氏爲備禮同葬史皆美其知禮今張旣先雷州殞世事非自主無歉於曹與上官又彼並孤魂無依此則從葬祖墓其事差殊苟欲致其無已之情則猶有二焉使華甲莊墓域之外有地可拓異日以一孫及孫婦從於三李準諸卒哭班祔之文以定公墓昭穆之次女尸異姓神道所馮非親而祔示不遐棄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斯亾於人則祔於親者注親者謂舅所生禮者之禮也古之事亾惟重廟祀享諸野外於禮不經馮氏四時家祭人各立主則張不先三李而食其分固自秩矣若以拜墓之典有舉莫廢則祭雷州成禮即馳祭三李之墓然後還祭于張同日異日視道之遠近以是爲先後之序焉則夫夫妻子母之心尚亦交慰哉雖然私議刻諸石非古也附之譜記待後

世達者其可爾江都縣附學生員汪中謹議

狐父之盜頌并序

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于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
下壺餐以饋之三饋而後能視有感其事因作此頌

狐父之盜厥名曰邱飽食而嬉稅于道周東方有人惟爰旌目貿貿然來既餒
而踣於時子盜盱睢審顧匪我昏媾匪我舊故嗒然七尺形在神奄弱息裁屬
飢火方炎致此非我哀爾無辜左挈懿筐右執方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藐爾
一簞倏焉人鬼茫茫下土曾無可依惟盜饋我慈母嬰兒彼盜之食於何乃得
外御國門內意窟室勇夫寢戈暴客是禦國有常刑在死不赦惟得之艱致忘
其身既浙既炊以濟路人舍之何咎救之何報悲心內激直行無撓吁嗟子盜
孰如其仁用子之道薄夫可敦悠悠溝壑相遇以天孰爲盜者吾將託焉

弔黃祖文并序

往尋禰生遺事輒羨其榮遇故北海忘年而下文章陵跣足而請命懿彼兩賢

是云死友固無得而稱矣若夫孟德威振天下屈意于狂夫之言劉表坐談西伯忍耻于細人之譖曠世高舉異人同情蓋若有天相焉即其遭命江夏終隕國寶後之君子摠懷舊之想悼生才之難莫不扼腕斗筲傷心五百然觀衡爲黃祖作書輕重䟽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則猶有賞音之遇也夫杯酒失意白刃相讎人情所恒有至于臨文激發動色相咨解帶寫誠愀若親戚其冲懷遠識豈可望之今世士大夫哉雖枉天年竟獲知己嗟乎禰生可以不恨余束髮依人蹉跎自効逮于長大幾更十主何嘗不賦鸚鵡于廣筵識豐碑于道左而醉飽過差同其狷狹飛辨騁辭未聞心賞其于黃祖蓋猶得其惡而遺其善焉古有三疾今也則亡論者不察猥使祖于千載之下獨受惡名斯事之不平者也用述斯篇詔來雪往其辭曰

歲在單閼兮四月幾望有士失職兮獨居愴怛世旣莫吾知兮將託于古之人
溯汶江以通誠兮遠弔府君昔夏口之高會兮方虎視而自威何死公之等道
兮迺衆辱于白衣彼隕其生兮子喪其名嗟須臾之不忍兮遂兩敗而俱傾固

凶德之交會兮豈九天之可正惟人世之不齊兮孰富壽而貧天覩周鼎而目迷兮奉康瓠以爲寶子吹竽則信工兮固吾王之不好緊夫子之識真兮又達心而不欺申執手之款言兮曰白首以爲期感斯情之信厚兮恨不與之同時苟吾生得一遇兮雖報以死而何辭惟夫子之殺士兮世相戒以畏塗歷千祀而蒙詢兮亦足以蔽其辜節壹惠以爲名兮猶將傲今之人以所無重曰鳳皇虬龍不可繼兮相彼九州身安置兮願得君子終焉事兮庶保元吉沒吾世兮荀卿子通論

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劉向敘

云浮邱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子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

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未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爲末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爲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

韓詩外傳客有說春中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

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爲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潛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夙昔而殺之夫厲雖癰腫痂死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

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媿子都莫之媒媿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愾無自察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荅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侷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間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爲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即因此以爲緣飾周秦間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龔也

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

守大理評事楊儵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儵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儵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抄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儵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儵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韓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儵爲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本書
列傳

惠文王元年

湣王二十六年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以公子勝爲相
封平原君

二年

三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十年

三年

十四年

三九年

三五年

十四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盟

宋

十五年

四十年

三三年

十五年

燕秦趙魏韓兵破我齊上王走莒

仲尼篇淶王毀於五國而攻之若振槁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賤

十六年

襄王元年

三四年

十六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鄆秋復會於荀卿最為老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十七年

二年

三五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三年

三四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四年

三五年

十九年

二十

五年

三六年

二十年

齊

二十年

五年

天年

二十年

秦伐我割上庸
漢北地予秦

田單殺燕騎劫

三十九年

六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議兵篇齊之田
單世俗所謂善
用兵者燕能
并齊而不能
也故田單奪之

三十八年

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秦拔我郢燒夷
陵王東保於陳
而鄢郢舉若振
槁然

三十七年

八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九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十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十一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五年

三十七年

復與秦平入太子為質於秦

疆國篇今楚父死焉至是乃使辯人役也仲尼篇楚六千里而為辯人役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九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三十四年

三十八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三十五年

三十七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三十六年

三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三十七年

三十九年

拜范雖為相封以應號為應侯

儒效篇載秦昭王與荀卿答問之語

疆國篇載應侯與荀卿答問之語

語

孝成王元年

九年

三十七年

秦拔趙二城平原君相

二年

王建元年

四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年

二年

四十四年

三十五年

四年

三年

四十五年

考烈王元年

春申君為相

五年

四年

四十六年

三十二年

六年

五年

四十七年

三十三年

七年

六年

四十八年

三十四年

八年

七年

四十九年

三十五年

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于趙孝成王前又秦四世有勝又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皆謂孝公至昭王

九年

八年

五年

六年

秦圍邯鄲魏信
陵君奪晉郵兵
平原君求救於
楚楚使春申君
與魏救趙卻秦
存邯鄲

十年
秦兵罷

九年

五年

七年

楚世家六年秦議兵篇韓之上
圍邯鄲趙告急地方數百里完
于楚楚遣將軍全富足而趨趙
景陽救趙七年越不能滅也故
至新中秦兵去秦奪之
春申君傳四年臣道篇平原君
秦破趙之長平之於趙也可謂
軍四十餘萬五輔矣信陵若之
年圍邯鄲邯鄲於魏也可謂
告急於楚楚使矣又爭然後善
春申君將兵往戾然後出死
救之秦兵亦去無私致忠而公
案六年圍邯鄲者是之謂通忠
傳作五年誤之順信陵君似
之矣

十二年

十年

五年

八年

以荀卿為蘭陵列傳齊人或讓
荀卿荀卿乃適

史記

荀卿

上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徙於鉅陽

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平原君卒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七年

十六年

三年

十四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始皇元年

十五年

春申君徙封于吳

十九年

十八年

二年

十六年

季斯列傳斯辭荀卿西入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

二十年

十九年

三年

十七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四年

十八年

悼襄王元年

二十一年

五年

十九年

二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二十二年

王東徙壽春

五年

三

九年

三

六年

三

十年

三

七年

三

十年

三

李園殺春申君列傳春申君死

而荀卿廢四家
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攷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潒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爲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荅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爲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爲蘭陵令本傳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則當

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爲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爲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爲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鱗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爲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於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

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

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

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

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侈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

本書疆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鱗吾後勁魏鈎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菑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

卿之爲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大學平義

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于孔氏爲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曾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傅合而未能暢其旨也一以爲誤一以爲缺舉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書以爲本義固然後欲俯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即有特識之士發寤于心止于更定其文以與之爭則亦不思之過也誠知其爲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嘗以爲至德要道而使人必出于其途則無能置其口矣

周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其在逸周書管子韓非子至多本書祭統之十倫孔子閒居之五至三無皆是也今定爲經傳以爲二人之辭而首末相應實出一口殆非所以解經也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

尊而中引曾子則又不便于事必如是而後安爾

門人記孔子之言必稱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爲孔子義無所據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明乎教非一術必因乎其人也其見論語者問仁問政所答無一同者聞斯行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爲孔門也標大學以爲綱而驅天下從之此宋以後門戶之爭孔氏不然也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然曾子受業于孔門而子思則其孫也今以次于論語之前無乃僞乎蓋欲其說先入乎人心使之合同而化然後變易孔氏之義而莫之非所以善用其術而名分不能顧也

大清故國子監生

贈句容縣儒學教諭孫君墓銘

并序

君諱枝生字一鳳先世定遠人明樂安郡公興祖弟子濠梁衛指揮使繼達賜宅常州遂籍武進武進孫氏凡二侯三指揮使傳十餘世與明終始登庶司者

又百餘人而尚書慎行以清節碩德著名四朝故世爲望宗君曾祖餘封翰林院檢討祖自儀桂陽州同知封翰林院編修父謀禮部主客司郎中君生十餘歲兄鳳飛官恩承州吏目君從之官所義寧縣知縣許建者宜興人無子有一女以君爲贅壻生子勲君念門戶中衰二親棄養一身遠依外家非學無以自立由是下帷誦習靡有晨夜體素清羸遂邁疾以卒是爲雍正九年四月壬子春秋二十有六踰年義寧君亦沒君妻許孺人攜子奉二柩以歸各祔於其先壙爲父立後而身歸武進以奉孫氏其教勲嚴而有法勲舉順天鄉試官向容教諭贈君以其官勲事母孝謹喜交友彊直有氣尤達於政事三子皆材曰星衍星衡星衢星衍通小學最善爲文亦舉於鄉君童年遠客以諸生早終故行迹不傳於世而苦節可貞克昌厥後卒以成君之志則君之內刑于妻下施於孫子者可知也君薨武進某原後五十四年星衍使其友汪中爲之銘其詞曰樂安桓桓官有世功門祚中夷疇亢其宗猗彼文孫心長命促鼓篋方誦帷堂已哭有噉其孤衰衣在抱越嶺浮湘翩翩丹旄令妻孔瘁二世其昌若體有腴

君爲不亡封土延陵實堅實好立石旌事崇公之表

修禊敘跋尾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修禊敘定武石刻五字不損本乾隆五十年八月江都汪中審定題字

今體隸書以右軍爲第一右軍書以修禊序爲第一修禊敘以定武本爲第一世所存定武本以此爲第一在于四累之上故天下古今無二

修禊敘別本至多理宗所集游氏所藏不可得見無以定其甲乙今之行世者穎上筆致翩翩矯若雲中之鶴故爲別調亦具本色若東陽國學二本俱定武適嗣而各有其一體東陽清勁過是則其失也峻開皇僞體是也國學秀朗過是則其失也媚吳興臨本是也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持是以論書吾於定武石刻見之

敘中塗改諸字此刻若因寄所託因字向之二字良可二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先書他字而後改之筆迹宛然其翻刻定武本及別本所刻皆不爾故知

定武是從右軍真蹟上石也然中雖能鑑古使不見定武真刻亦何從知之此非人力所能爲也

定武石刻出自歐陽率更若以爲率更所書者中嘗疑焉太宗之於此敘愛之如此其篤也得之如此其難也旣欲壽諸貞石嘉彼士林乃舍右軍之真蹟用率更之臨本譬之叔敖當國優孟受封中郎在朝虎賁接席殆不然矣後見何延之蘭亭始末記云帝得帖命馮承素韓通政等各搨數本賜太子諸王一時能書如歐虞褚諸公皆臨搨相尚劉餗嘉話錄云蘭亭敘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以分賜近臣何子楚跋云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敘惟率更令歐陽詢自搨之本奪真勒石留之禁中然後知定武本乃率更響搨而非其手書于是前疑始釋古稱石刻之佳者曰下真蹟一等此則以右軍之真蹟太宗之元鑒率更之絕藝盛事參會千載一時雖山陰暢敘興到再書昭陵緄紙人間復出何以過之自宋以來士大夫萬金巧購性命可輕良有以也

往見宋番陽姜氏禊帖偏旁攷心焉笑之即如此本正猶青天白日奴隸皆見

何事取驗偏旁然後知爲定武真本設有作僞者依姜氏之言而爲之又何以待之然則牽合于姜氏者所謂貴耳賤目者也姜氏固季咸所見善者機也古碑鐫刻之工以昭陵爲最此刻亦然轉折鋒稜絲豪俱備自貞觀至慶厯凡四百年如前三行及一死生一字之類固日就剝敝然其存者一點一畫精神煥發如新脫手與太學石鼓正同非徒碑師之良即其石亦美材也昔班孟堅論孝宣之治至于器械工巧元成以來鮮能及之吾于此刻亦以知貞觀文物之盛已

右軍書不名一體十七帖中吾服食久旦夕都邑二帖絕似率更書正率更書所自出也唐書文苑傳稱率更本學王羲之書可謂高識此必柳芳吳兢之舊文宋子京承用之爾世人不識右軍書見定武修禊敘結體似率更遂以爲率更所書則誤矣

褚河南書學故與率更抗行今穎上本之行世者尚是覆刻王澐給事有元拓一本給事細書跋尾凡十有六攷證鑒定均極精審今歸巴慰祖舍人中曾見

之誠絕世之寶也然比于定武本正如婢見夫人以此知定武非率更書也董尚書書法輕纖于定武風力未能學步乃謂頴上本在定武之上曹鄴詩云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請爲尚書誦之

吾友趙文學魏江編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學文學語編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隸書遺意至開元以後始純乎今體右軍雖變隸書不應古法盡亡今行世諸刻若非唐人臨本則傳摹失真也編修以論中中歎文學精鑒爲不可及也然中往見吳門繆氏所藏淳化帖第六第七第八三卷點畫波磔皆帶隸法與別刻迥殊此本亦然如固知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政與魏始平公造像記梁吳平侯神道石柱絕相似因歎前賢遺翰多爲俗刻所汨沒而不見定武真本終不可與論右軍之書也中年十四五即喜蓄金石文字數十年來所積遂多屬有天幸每得善本惟修襖敘未嘗留意以爲不得定武本則他刻不足稱也而祖刻畢世難遇無望之想固無益爾今年夏有人持書畫數種求市是刻在焉裝潢潦草無題跋印識

而紙墨神采如新遂買得之念此紙之留于天壤間者將八百年中間凡更幾人曾無豪髮之損固云神物護持然使其有一二好古識真之士爲之表章重以錦褙玉軸之飾則當價重連城爲大力者所據余又安能有之物之顯晦遇合誠有數歟

趙承旨得獨孤長老本爲至大三年承旨年五十有七其本乃五字已損者中生承旨後五百年聲名物力百不及承旨今年四十有二而所得乃五字未損者中于文章學問碑版三者之福所享已多天道忌盈人貴知足故于科名仕宦泊然無營誠自知稟受有分爾

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先考靈表

唐忠武將軍華之裔繁于歛當宋嘉祐中有承清者居縣西之古唐至君凡二十五世君諱一元字兆初高祖曰文燿餘姚縣知縣有惠政沒而配食於社曾祖曰應健壻於鄭重得其畫法祖曰鎬京工詩喜篆籀名人通士多所交接始遷江都父曰良澤善刻印人尤長者自君以上數世咸負異材擅文藝而不顯

君母喬孺人懷君七月疴作而免無乳以酒哺之故既長而弱孺人彌愛憐焉十歲猶傅面置膝上家宿貧孺人躬井爨恒使世叔父佐其勞不以任君然君事二親尤順於其志親沒四時之食苟未祭不敢嘗隸學宮二十年矜名負氣舍鬻文教學不以食淵靜好書星厯卜筮聲樂皆究其微嘗使中握粟一溢君以箸畫几算之即得其數用時憲法所逆推凡十餘年與臺官皆密合君卒吾母視其藁訖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君實以是月卒蓋以數知之也中生凡七歲寢息嬉遊未嘗不在君側會文弔喪咸置于一食不甘輒罔罔不自得鄉黨僚友莫不異之迨君即世然後知君子中父子之恩至深而爲日至淺故汲汲用之惟恐其不盡即君亦莫能解于心也君遺書三篋朱墨遍其上所手書又一篋年饑家室流散並亡佚遂無以知君所學君立身行道無愧幽明天旣嗇之以位與年並其言論文采不傳于後世蓋依古以來士之懷道而不遇者以君爲窮焉君之卒年四十有二葬縣北大儀鄉葉家橋祔祖父母之右子二中選拔貢生二庚殤女二適黃塾畢合孫喜孫後三十有八年吾母將葬於是撫

君之遺事流涕而書之石曰

粵有君子哲而上儂雅步巍然君子之守寡笑與言希接世務學殖行修名遇不副棲遲下里冥冥中壽百世之藏尚其無朽

先母鄒孺人靈表

母諱維貞先世無錫人明末遷江都凡七支其六皆絕故亡其譜系父處士君鼎母張孺人處士授學於家母暇日於屏後聽之由是塾中諸書皆成誦張孺人蚤沒處士衰耗母盡心奉養撫二弟有恩家事以治及歸於汪汪故貧先君子始爲贅壻世父將鬻其宅先主無所置母曰焉有爲人婦不事舅姑者請於處士君割別室奉焉已而世叔父數人皆來同爨先君子羸病不治生母生子女各二室無童婢飲食履成取具一身月中不寢者恒過半先君子下世世叔父益貧久之散去母教女弟子數人且緇履以爲食猶思與子女相保直歲大饑乃蕩然無所託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無壁覆之以苫日常使姊守舍攜中及妹儼然句於親故率日不得一食歸則藉藁於地每冬夜號

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迨中入學宮游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母百病交攻絲歷歲年竟致不起嗚呼痛哉母忠質慈祥生平無妄言接下以恩多所顧念方中幼時三族無見卹者母九死流離撫其遺孤至於成立母稟氣素強不近醫藥計母生七十有六年少苦操勞中苦饑乏老苦疾疢重以天屬之乖人事之湮鬱蓋終其身尠一日之歡焉論其摧剝金石可銷況于血氣故吾母雖以中壽告終不得謂其天年之止于是也嗚呼生我之恩送死之戚人所同也家獲再造而積苦以隕身行路傷之況在人子嗚呼痛哉以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明年三月戊寅合葬於先君子之墓其哀子中泣血爲之表曰

嗚呼汪氏節母此焉其墓更百苦以保其後後之人尚保其封樹

畢尚書母張太夫人神祠之銘

井序

惟乾隆四十五年

天子省方南土鎮洋畢尚書時居母張太夫人憂在里門蒙 召見於 行在

具陳單門早孤母故名家女有文學諸經多其口授且養且教至於成人凡今之得以受 恩陳力者皆母氏之賜

上動容稱善嘉太夫人之懿節能勤鬻其子爲國之楨用是 手書旌之以成尚書稱善揚名之志其文凡四曰經訓克家史臣具書於策求忠錫類以爲美談而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已初尚書以太夫人命居吳縣西之靈巖閉門誦習歲且十稔及茲拜 命乃推本成學策名之所由爰闢舊館築樓以奉 御書其西爲祠共太夫人祀事旣成命中銘其麗牲之石中惟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其策命之詞必稱其祖父以明世選爾勞之美所命北面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作彝器以論譔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及其車服戈帶之賜并著於銘祀其先祖以對揚天子丕揚休命而俾子孫萬年永寶用享尚書本自休寧旣循其宗法以祀先世祖考又緣魯頌閟宮別祀姜嫄春秋仲子考宮之義爲是祠以榮

君之命而昭太夫人之德祭之以禮是謂之孝於法宜銘太夫人世居吳縣邱

江縣知縣 誥贈中憲大夫分巡雲南迤西道諱某之女 誥贈榮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河南兼提督軍門諱鏞之室尚書始巡撫陝西之三年太夫人卒于官所春秋七十有八子三長即尚書次員外瀧次知縣某凡官閥言行皆載於墓碑故不備書銘曰

緬彼江河其出有源族姓將興必開其先畢氏之東時維弱宗有藐諸孤時撫於翁猗嗟女師蚤明詩禮言恤其家言訓其子若古有教瞽宗上庠嗟我師氏橫經北堂維春維夏是誦是弦有子而材居用勿遷地道無成內言不出是以克家其占大吉仲氏高蹈金玉爾音季與賢能中隕鳴琴顯允尚書揚于 王庭庇我羣生四國是正

天子曰咨女維淑慎予有股肱實女之訓訓行於子功被於世國資其寶民食其利奕奕靈山有松有柏寢成孔安維神其宅太湖淪瀾大波如舞感彼寒泉興言勞苦嘉薦維時籩豆靜修來食來游永我春秋

君則有恩母則有教施于孫子維以興孝秩秩魚軒有來周道循彼南陔載言

載笑家室既寧福祿既成百年有期以哀以榮

呂氏春秋序

代畢尚書作

呂氏春秋世無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時刻循覽既久輒有所是正于時嘉善謝侍郎仁和盧學士並好是書及同學諸君各有校本爰輯爲一編而屬學士刻之既成爲之序曰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一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故勸學尊師誣徒一作善學用一作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裏大樂侈樂適音一作和樂古樂音律音初制樂皆論樂藝文志言劉向校書別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載在別錄者惟見于正義所引按本書適音篇樂記載之疑劉向所得亦有采及諸子同于河間獻王者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十二紀發明明堂禮則明堂陰陽之學也貴生情欲盡數審分君守五篇尚清淨養生之術則道家流也蕩兵一作用兵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選決勝愛士七篇皆論兵則兵權謀形勢二家也上農

任地辨土三篇皆農桑樹藝之事則農家者流也其有牴牾者振亂禁塞大樂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樂爲過而當染篇全取墨子應言篇司馬喜事則深重墨氏之學甚者吳起之去西河長見觀表二篇一事兩見惟有始覽所謂解見某書者于本書能觀其會通爾司馬遷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然則是書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而爲後世修文御覽華林徧略之所託始藝文志列之雜家良有以也然其所采摭今見于周漢諸書者十不及三四其餘則本書已亾而先哲之話言前古之佚事賴此以傳于後世其善者可以勸其不善者可以懲焉亦有閭里小智一意采奇詞奧旨可喜可觀庶幾乎立言不朽者矣其文字異同已注于篇中茲不復及故序其著書之意以質之諸君子幸正教之

江陵萬城堤鐵牛銘

并序 代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江陵水溢

皇帝命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湖廣總督畢沅大築萬城堤以爲之防且鑄

鐵牛九以鎮之既成銘曰

鉅防槃槃既築既捷有牛馮焉凝然大件西峽委波雲奔山動

帝制五材以神其用相爾欣假實秉金精奉

天明威以肅百靈罔象陽侯盱眙卻顧雷淵九回安流東注夏后道江雲夢既
陂鑄鼎知茲百物是宜穆穆我

皇明德同美纘禹成功南國之紀

亳州渦水堤銘并序 代亳州知州今任鳳陽府知府儀徵江恂作

乾隆四十三年河決儀封考城由渦以注於淮亳州首受其水田廬城郭蕩焉
踰年水宿不去於時儀徵江恂待罪是土乃集其僚佐士庶謀曰州之域西至
於鹿邑東至於蒙城渦貫其中若帶然自城以外爲保八十有一而在渦南者
五十有二是其地於三垂爲大且州治在焉渦之北方殫爲河恃渦以洩之是
不可防也今立堤於渦陰水循堤而東西南之田可得而食水涸而土沃其收
自倍水北之人得資以養十萬之衆安坐而仰食將不可繼任之以事無攘奪

之憂無離散之苦水不壞城北關之外商旅百貨之所湊河復故道留堤以爲
郭設險重閉市里不恐是有五利焉則皆曰善二月之吉天地和調日中而水
上墳而剛時以興事可以經遠版幹畚築艾獵慮其事大下小上敬仲作其功
地防理孫匠人因其勢游波寬緩待詔陳其策監于成憲則罔有愆役不踰時
是曰如志其廣四丈外網半之以其網爲之崇東自支家林至季家灣西自草
寺至河礮溜隨水委宛長千五百八十大越月水復大至浸及堤之半邑以安
堵南境大穫舉州食之不能盡於是毫人曠然知堤之利也年穀順成衆飽而
嬉坊與水庸是祝是饗營室昏正乃圖後功自河礮溜爲堤西抵楊家橋接於
鹿邑長五千三百九十丈盡毫之竟與渦爲緣廣與崇皆視前堤富衛其居貧
利其食是故任力而不勞施財而不費後雖有水患毫勿與知焉惟

天子惠保庶民恤然若將不及自河始災出入二載所振貸以大萬計封疆之
吏奉宣 德意無敢不共而恂展布其四體大懼隕越以速官刑當水之始至
輒假便宜發粟與帑以急民命大府矜容日有賞譽東堤旣成據以入告 勤

民能事之褒章於王言明年省方南國蒙恩召見曾不浹月連擢右職
遂忝方面無望之福愧於非據既將去是州遂爲文紀其功日財用遠邇基址
以告毫之民與後之守是土者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河水洋洋溢於南土哀我殫人逃死何所集于中澤離彼曠野閱茲鴻鴈厥匪
兕虎爰爲大防以固吾圉百堵既興式歌且舞父誠兄勉應我鼙鼓抱若弓輪
磬折參伍明神相之於渦之浦是涸是淤長我禾黍官不失職厥爲民母歲埤
增之柏楊是樹民得其饒以生以聚用刻此詞俾紹厥後

釋印

黃山民治地獲銅印二外員內方圍某寸徑某寸文曰管軍萬戶府印其背曰
中書禮部監造二印同一治平三年月一太平三年月江都汪中釋之曰漢之
軍以言乎一營也唐之軍以言乎一道也宋之軍以言乎一州也元明之軍以
言乎一人也管軍者元諸路號也萬戶府元官有上萬戶府管軍七千之上達
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俱正三品副萬戶一員從三品中萬戶府管軍五千之

上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俱從三品副萬戶一員正四品下萬戶府管軍三千之上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俱從三品副萬戶一員從四品其官皆世襲有功則升之明之諸衛實仿其法其蒙古諸路及屯田砲手萬戶府名號至多則隸樞密院御史臺領中書禮部者元制也禮部尚書省屬官元世尚書省凡三置三罷而中書省終元世如故故禮部屬于中書也曰治平三年者羅田人徐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其三年當至正之十三年歲在丙戌也元諸帝及僭偽諸國無以太平紀年者印旣同製同文則壽輝固嘗以是改年與壽輝所置官若鄒勝爲太師陳友諒爲平章事皆沿元制其置萬戶無足異耳壽輝以至正十一年十月僭號十三年十二月爲江浙行省平章事伯顏帖木兒等所敗棄蘄水遁走十五年正月其將倪文俊敗寬徹普化軍復據漢川明年正月倪文俊建僞都于漢陽迎壽輝據之其改元必在是時史無文以知之矣壽輝自起兵至死凡十年至正十九年陳友諒以江州爲都迎壽輝居之越五月而爲友諒所弒若改元于江州不得有三年矣其形製之

異蓋亦別于官印與

自序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怙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質春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輒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于乞火家構衅于蒸藜蹂躪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懼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藿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

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臯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于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哀鹽船文

附序

哀鹽船文者江都汪中之所作也中早學六義又好深湛之思故指事類情申其雅志采遺製于大招激哀音于變徵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或疑中

方學古之道其言必期於有用若此文將何用邪荅曰中目擊異災迫于其所不忍而飾之以文藻當人心肅然震動之時爲之發其哀矜痛苦而不忘天之降罰且閔死者之無辜而吁嗟噫歎散其冤抑之氣使人無逢其災害是小雅之旨也君子故有取焉若夫汚爲故楮識李華之精思傳之都下寫左思之賦本文章遇合之事又末而無足數也仁和杭世駿序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儀徵鹽船火壞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于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徵縮其口列檣蔽空東江而立望之隱若城郭一夕併命鬱爲枯腊烈烈厄運可不悲邪于時元冥告成萬物休息窮陰涸凝寒威凜慄黑晝拔來陽光西匿羣鮑方嬉歌号宴食死氣交纏視面惟墨夜漏始下驚飈勃發萬竅怒号地脈盪決大聲發于空廓而水波山立于斯時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血炎光一灼百舫盡赤青烟賸賸若沃雪蒸雲氣以爲霞炎陰崖而焦熱始連檝以下碗乃焚如以俱沒跳躑火中明見毛髮痛晷田田狂呼氣竭轉側張皇生塗未絕倏陽

燄之騰高鼓腥風而一呖洎埃霧之重開遂聲銷而形滅齊千命于一瞬指人
世以長訣發冤氣之煮蒿合游氛而障日行當午而迷方揚沙礫之嫖疾衣繒
敗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絕亦有沒者善游操舟若神死喪之感從
井有仁旋入雷淵并爲波臣又或擇音無門投身急瀨知蹈水之必濡猶入險
而思濟挾驚浪以雷奔勢若墜而終墜逃灼爛之須臾乃同歸乎死地積哀怨
于靈臺乘精爽而爲厲出寒流以浹辰目眇眇而猶視知天屬之來撫愁流血
以盈眦訴強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剝支離漫漶莫別圓者如圜破
者如玦積埃填竅攬指失節嗟狸首之殘形聚誰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抔辨
焚餘之白骨嗚呼哀哉且夫衆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孥環之絕氣寢牀以死衛
上用登明堂離而不懲祀爲國殤茲也無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冤橫游
魂不歸居人心絕麥飯壺漿臨江嗚咽日墮天昏悽悽鬼語守哭述遭心期冥
遇惟血嗣之相依尚騰哀而屬路或舉族之沈波終狐祥而無主悲夫叢冢有
坎泰厲有祀強飲強食馮其氣類尚羣遊之樂而無爲妖祟人逢其凶也邪天

降其酷也邪夫何爲而至于此極哉

大清故國子監生洪君妻蔣氏墓誌銘

并序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友人洪禮吉喪其母既月將葬以書來請誌其墓誌曰母蔣氏世爲武進人雲南峨嵋縣知縣諱敦淳之女國子監生洪君諱翹之室人也始洪氏以行義毀其家母歸十餘歲而監生卒家益窘母忍死撫其子女恒遇年饑或自屑糠覈食之而以食食其子子泣不食則母亦泣母知書明大義教禮吉嚴而有法凡爲子作衣必如其大父及父時制度禮吉客外久夜或更其式見之輒怒曰一衣尚隨俗遷轉他事何能自立禮吉所與友必請于母里人某者數過其家母曰是非端士緩急且有變及母卒某竟不赴弔婦婦余早寡母以子迪吉爲之後返諸家而與之寢處督禮吉葬其三世七棺初監生與通州盛聰善監生在殯比戶失火聰冒火翼其棺聰沒一子年四十不能娶母斥禮吉裝舉其事聞者義之先是母嘗曰吾三女皆有壻二子婦事我謹我即死願此十人者皆得侍我乃不恨及卒九人者皆在側惟禮吉逐食於處州故

其奔喪也有過禮焉悲夫母之卒年六十有三其葬在某山某原銘曰

懿維碩人蚤罹百辜往悼我儀居傷藐孤嫠室惻惻百憂孔煎堅冰苦蘖銷我
盛年孝子媿媿有婦有孺白日幽泉迫我前路當家之毀在生猶死及子之才
宜樂反哀殄我一身延我一宗於家爲吉於身爲凶日月有時依其同室凡百
女師視此貞石

瞽瞍說

舜之父見於堯典者曰瞽而已左氏傳孟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則皆曰瞽瞍此
非其名乃官也春官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周頌謂之矇矇周語曰瞽告有協
風至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鄭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
生者也左氏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然則瞽之掌樂固世官而宿其業若
虞夏之后夔矣不必其父子祖孫皆有廢疾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
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注質當爲夔乃以麋鞀置缶而鼓之乃拊石
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

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
弦之瑟是其據也唐虞之際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也司馬子長易
其文曰盲者子失之矣

嬪于虞解

嬪婦也虞國名其君瞽瞍也舜爲出子居于媯汭堯以二女女之所謂不告而
取也旣嫁而就虞以見于舅姑然後婦道成焉故曰嬪詩曰來嫁于周曰嬪于
京先言嫁後言嬪義與此同諸侯以國爲氏公子體君亦得稱之史伯曰虞幕
若晉重魯申矣四岳曰虞舜若鄭子華吳季札矣然則瞽瞍之君虞明矣

王基碑跋尾

魏東武景侯王基碑殘文乾隆初紀出于洛陽土中凡十九行前三行行二十
二字第九行九格止十二字第十四行十字餘皆二十一字碑字裁刻下方其
上方尚未開鑿出土之日朱書粲然郃陽秦習謙所親見而工人止知椎拓無
有錄其全文者遂致滅沒深可惜也碑所書歷官事蹟悉與傳合惟卒年七十

二爲史所略按基之卒在景元二年上距建安五年康成之卒凡六十二年其時基財十歲其于鄭君非親炙也後漢書特以基據持鄭義常與王肅抗衡遂列基于門人不若魏志但言入琅琊界游學爲得實碑述王氏出自王子成父錢少詹事以爲必有所本按碑云孫湫違難爲萊大夫仲孫湫見于閔元年傳是時萊猶未滅無緣以齊臣爲之大夫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漢世敘述世系已多傳會殆未可信也

老子攷異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莊申韓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于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爲嫌止柩以聽變其謹于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本傳云老子楚

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

左傳昭二十年

司馬適秦

太史公自序

史角在魯

呂氏春秋當染篇

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國之產惟

晉悼嘗仕于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于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

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傳又云

老子隱君子也身爲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今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

載列子與關尹子荅問之語

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己篇與列子說符篇文同

而列子與鄭

子陽同時見于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沒

凡八十二年關尹子之年世既可攷而知則爲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

可知矣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

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

燕世家有兩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隱引世本作閔公

其事蹟不見于左氏春秋不得謂始與冠帶之國桓公子亦稱文公

馬遷稱其子車馬金帛以至趙約六國爲從與文子所稱時勢正合 文公元

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與秦楚魏并稱則老子已及見文

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

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

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

如居張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

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

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爲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朴子以爲散關又以爲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爲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嶠猶爲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

瘞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爲周

守藏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載者是也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

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于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將段干

子請于秦南陽以和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六國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

年則爲儋之子無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

至關之事本傳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譏矣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于太傅禮

衛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云貧而樂者與隱君子之

文正合老萊子之爲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即苦縣厲鄉曲仁里也而老聃

之爲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心

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

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爲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爲常縱

教老子呂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闕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商常容縱音近而誤淮南主術訓表商容之闕注同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

古而知守末矣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也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實

則三人不相蒙也若莊子載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尤誤後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宋世系表序

沈約宋書表不傳今采宋氏宗室之見紀傳者輯爲此篇且序之曰宋武帝受終晉室自永初改元至于昇平之末凡五世六十年本支百二十九人其被殺者百二十有一而骨肉自相屠害者八十當齊初紀彭城之族蓋有存者而帝之血屬并長沙臨川二系斬焉夫一興一廢國家代有凡在公族休戚同之是以商孫不億侯服于周漢世王公爭言符命當易姓之際忍耻事讎并爲臣僕以全生保姓者有矣未有君臨天下傳序九君一朝革命覆宗絕祀殄無遺育如宋氏之甚者也方其完如景平治如元嘉威如大明國祚未傾羣生咸遂而父子兄弟日翦月屠如恐不及甚至舉宗就戮禍及嬰兒使幼者不得長壯者不得育遂致宗姓寡弱王室陵遲奸雄睥睨其旁拱手以成斷流之禍豈不哀哉或者謂武帝起自布衣經營天下十有餘年竟成王業于時晉室宗親誅鋤

略盡而同力舉義之人罕有存者創業垂統取濟一時非有積德累仁之舊妻
敬于寶之陳言稍已迂闊而遠于事情矣昔漢魏末世雖見偏奪而歷年傳嗣
終保元吉下至昌邑海西猶得盡其天年未至公然操刃也自平固解璽人望
未絕武帝因之以傾桓氏殷鑒在夏零陵遂以不免自是以降禪代之君異世
同轍而君親殺戮之禍相沿而莫之革實自帝始象人以殉猶或無後況乎身
爲戎首禍流異代而欲子孫令聞長世豈可得哉當帝踐阼之初威德在人中
外帖服所長慮卻顧莫克違息者惟故主耳及其拚被告殂子孫磐石之計雖
至今存可也曾不再稔而前事之師繼體之元子先嘗其害豈所謂天道好還
爲法自敝者乎後嗣之陵夷又其所矣嗚呼無一民尺土之藉戰必勝攻必取
總攬英才振厲風俗遺令詔繼嗣之意信乎人傑矣謂禍患之來不可逆知務
增修于德而母或多殺不辜以爲之備斯三古哲王所以祈天永命也

秦伯廟銘并序

吳之有君自秦伯始民之初生負其血氣咸有爭心有聖人作制爲君臣長幼

之節教之以禮讓然後民志以定羣居而不亂則黃帝堯舜其人也當此之時
大江之南五湖之間水草所鍾蛇龍居之聲教所不暨及泰伯舍其冢嗣而自
竄於荆蠻實治周禮其民化之戴以爲君而吳由是成國於後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爲周道之極盛而句吳之興乃在其三世百年之前山川之氣與王化
會而此焉開其先於中國有黃帝堯舜焉於吳有泰伯焉開物成務其功一也
洎夫周室既東王者迹熄而季札審樂言游習禮論交於上國受學於孔氏文
武之道具在於茲大哉泰伯讓以造周禮以化吳王業旣成民俗遂變迹行論
功惟至德不足盡其美法施於民列在祀典漢吳郡太守麋豹實始建祠虞潭
以下有舉莫廢自陽人成聚甬東不達王季仲雍迄用不祀而泰伯血食茲土
百世不遷禮所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斯其義與歲在彊圉道
出祠下仰瞻楹桷有懷德音而雅頌不歌其事金石刻畫掌故蔑聞用作是詞
以代周樂銘曰

惟江外方作裔於揚自伯徂東吳業以光縣縣吳土惟伯之宇簡其卉服資以

章甫有筍有蒲有魴有鱖胡耆旣康爰實賓俎青質之羽爰教野舞伐管會稽
和以土鼓三江環之靈氣所煦萬物嘉生莫克自舉天啟之心譬彼時雨顯允
周道海濱是聲二南未興當殷末造文公多藝實章詩樂上溯姜嫄暨於烈考
嗟嗟伯氏自他有耀西虞其宅不登清廟聞於弦歌太師靡教惟此吳人永世
丕冒爲而不有孰得而稱刻此樂石文獻其徵

述學別錄

講學釋義

講習也習肄也肄講也國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春秋傳大雩講于梁氏又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是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詩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傳曰宵雅肄三又曰臣以爲肄業及之皆謂此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于文講從言其行禮也或謂之相或謂之傳一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後世羣居終日高談性命而謂之講學吾未之前聞也

釋夫子

述學

別錄

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眡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並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是也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生稱子沒配謚稱公列國生稱子沒配謚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詞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其見春秋傳者曰夫固謂君曰夫豈不知服云夫謂闞伯比曰夫石猶生我服云夫謂孟孫曰夫不惡女乎服杜並云夫謂太子曰夫獨無姻族乎杜云夫謂晉曰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曰女夫也必亡杜云夫謂華亥是也以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詞爾凡爲大夫自適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浴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

左氏春秋昭七年孟僖子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疏云身爲大夫乃稱夫

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邱明意尊之而失事實益知唯卿大夫得稱夫子也

釋厲字義

戴君云衛風深則厲說文作砮云履石渡水也爾雅則曰以衣涉水由帶以上爲厲此爾雅之失當從說文中按說文砮或作瀦厲乃瀦之省文

檮下亦云後行瀦水也

二文正通非爾雅之失履石渡水爲厲以衣涉水由帶以上亦爲厲一文二義未可偏廢詩有狐在彼淇厲楚詞石瀨兮淺淺瀨與砮同此履石渡水之厲列子說符篇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縣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龜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此以衣涉水之厲詩都人士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方言帶之垂者謂之厲禮大帶垂三尺涉水則垂者先濡此又因由帶以上之厲轉相訓而生是名也深則厲之義以爾雅爲長

釋郢

孟子文王卒于畢郢趙氏注止云畢郢地名僞疏則云郢楚都在南郡此固說不相涉按周書史記解畢程氏以亾呂氏春秋具備篇云武王常窮于畢程矣高誘注畢程畢豐程之爲豐亦無其據周書云王季宅程又曰文王在程作程

寤程典召南譜正義云程亦在岐南是周地之小別皇甫謐云文王徙宅于程
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
渭之將正義以爲即程邑然則郢程程止一地形聲小異耳

六國獨燕無後爭義

顧處士以秦滅六國獨燕無後謂燕棄其宗枝中謂六國燕弱且僻至易王始
見于史所載國事多略公侯卿大夫亦罕今其見者曰市被曰騎劫曰栗腹曰
卿秦曰將渠曰鞠武皆將相大臣無以定其非同姓也秦滅六國世家于韓曰
虜王安于趙曰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又破嘉遂滅趙于魏曰虜王假遂滅魏于
楚曰虜楚王負芻于燕曰虜燕王喜卒滅燕于齊曰秦兵入臨淄王建遂降遷
于共而淮南子言遷流于房陵列女傳言秦殺假誅羣公子滅其族貨殖傳言
虜卓氏信陵君傳言屠大梁貨殖傳言遷宛孔氏秦之威虐所及世家不具也
以秦之切齒于燕旣并天下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漸離變名姓爲人庸旣
以善擊筑得赦則王喜太子丹豈有種乎高帝紀云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

陳涉魏安釐齊湣王趙悼襄皆絕張耳陳餘傳云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據此則六國值暴秦之世並國滅無後未可咎燕宗之不振也且六國之立特豪傑假其名號以收人心非必爲本枝計也韓廣將兵徇燕地燕故人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是時楚立陳勝趙立武臣燕之立韓廣亦何異哉處士博學詳說中所服膺而斯言則不核故爲爭之

五諸侯釋名

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部五諸侯兵東伐楚

漢書

五諸侯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

申陽魏王豹韓王信也漢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

韓王昌不從使韓信擊破之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

豹將兵從此其國土其位號其兵皆具故數之也章邯方受圍于廢丘司馬卬

已爲漢所虜則應邵有雍與殷如淳徐廣無韓有殷韋昭無河南有殷者皆非

也張耳跳身歸命何士卒之足言留侯多方誤楚豈可爲據師古之說荒矣

荅錢少詹事問

問陳書本紀太建五年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六年廣陵金城降十二年周廣陵義主曹藥率衆入附以上三條所云廣陵今之江都乎抑後魏僑置之廣陵乎

承問陳書宣帝太建五年六年十二年所云廣陵皆在今揚州府治之北四里漢之廣陵國隨之江陽縣也陳承梁亂淮南州郡或陷或存廣陵則爲南兖州如故也太建五年則樊毅乃從吳明徹北伐當時兵路由江入淮由淮入泗六年則新克壽陽江北兵力正盛楚子城金城蓋軍戍之別壘爲齊人所據者故樊毅傳云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是也若曹藥之附乃當太建十一年淮南盡亡之後其時亦得其一隊之人而未嘗得其地本紀云南北兖晉三州及盱台山陽陽平馬頭秦厯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并自拔向建鄴亦此類也是時周於廣陵置吳州總管爲重鎮矣義主南史作義軍主於辭義爲完陳齊周交兵南極建康北極呂梁西極壽陽而止若魏僑置之廣陵乃分東豫州

置據隨志東豫州在汝南新息縣陳之兵力所不至且魏興和中所置至此或併或廢不可知且又人戶不滿二千無緣別有城戍也

荅人問

問郊用牲而易傳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豈亦有體薦折俎歟

荅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鄭注內饗實鼎曰烝烝絜古今字耳禮器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注血腥爛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中謂天子祭宗廟及郊並血腥爛孰具羣小祀及大夫士祭其先薦孰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韋昭訓烝爲升是也云禘郊皆血腥則未盡也既云全烝則牲體不解可知記稱函牛之鼎蓋爲是用與郊有燔燎正祭止有特牲熊氏

皇氏以爲分牲體而用之

唐元宗鶴鵠頌跋尾

唐元宗行書今存于世者惟金仙公主碑及石臺孝經後之批荅手書並豐勁氣象偉如望之心懾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者猶令人想見其盛此書筆致翻

翻可云具體行間時有米法或疑爲元章所摹然元章善于仿古往往亂真果
出其手亦可謂買王得羊矣据集古錄稱王沂公舊有刻本今不可見此卷較
戲鴻堂所刻豪髮無異故知是其底本思翁精鑒自當先得我心也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身跋尾

宣和書譜收唐人告身凡三十有六今其存者惟此本耳自洪武中尚書開濟
刊定文書頒行新格唐宋以來舊式後人遂無由得知此本戲鴻堂快雪堂二
刻均刪去官階但存署名意在從簡不若停雲館所刻顏書朱巨川告身之爲
得體也其勅由中書而門下而尚書當日三省職掌如是

侍中中書令罕正授者中興後勳臣方鎮

率多爲加官雖不判省事猶列其官崔祐甫傳載朱泚部子儀事亦其例也尚書省諸官自署其名而中書門下二

省皆令史所書者告身爲尚書吏部之事故于中書門下二省但錄其文若今
之鈔白也尚書但有左丞者以左丞總吏戶禮三部也署名不署姓者六人曰
鴻漸綰慶渙亞者杜鴻漸楊綰裴遵慶蔣渙杜亞也鴻漸綰遵慶亞及元載皆
有傳蔣渙見崔元暉傳于時遵慶年且九十可謂衣冠盛事曰察延昌者宰相

世系表有王察李延昌皆值是時未知其人否郝昂有樂府古今題解三卷見藝文志此告舊傳爲徐季海書季海是時自廬州召入復爲中書舍人中書舍人職地尊嚴書告本非其職或本人自以情求之則有之矣其筆勢沈雄具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狀固知非季海不能也

此跋爲畢尚書作

雲麾將軍碑跋尾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所書歷官皆與史合史蓋采碑以爲傳也思訓嘗爲江都令李北海乃其縣民其曰姪吏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者林甫也林甫爲思訓弟揚州參軍思誨之子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林甫以黃門侍郎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此則資淺望輕所謂以它官兼攝其名不正者也至二十四年十一月進兼中書令則已爲真宰相而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不復稱之矣此則開元時之令式也其爲吏部尚書則爲二十七年四月事是時北海年六十有三此碑之立當在其後矣又八年而林甫構杜有隣獄北海

遂以枉死文字之緣不足以庇其身林甫之賊虐益可畏哉

雲麾碑書法出於大令變本加厲益爲勁險其於用筆之法可謂發泄無餘矣米元章趙子昂董元宰各以書雄一代其實皆從此碑得法故是碑實法書之津逮也

懷素草書千字文跋尾

懷素自題云貞元十五年年六十三當以開元二十五年生至貞元中已爲尊宿郎官石書記在二十九年則人書俱老自敘帖所謂恨不與張顛長史同時是也

右軍草書正如德驥馳騁之氣固而存之虔禮之譏子敬元章之議張旭正病其放爾此卷沈鬱權奇生氣勃勃而求以右軍之法不失豪釐無復怒張之習可謂草法中興書家之聖在于唐代惟書譜足以相抗往者安氏得書譜真跡刻以行世世謂之千金帖此本可與之爭席矣

王澍給事嘗謂右軍以後惟智永草書千文孫過庭書譜足稱繼武可謂知言

然余惜其未見此本也三家之學右軍各不相謀譬如九方臯之相馬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內而遺其外是所謂深造自得者然外此亦罕嗣音矣顏魯公揚少師草書意外雄奇于右軍要爲別派爾

日對此書莫名其美憶唐太宗論右軍書云烟霧結狀若斷而恒聯鳳翥鸞翔勢如奇而反正可謂善于形容者矣請爲素師誦之

此跋爲畢尚書作

高府君墓誌跋尾

高力士本馮盎曾孫爲延福養子延福無他才能以力士之故生與其寵沒揚其名蓋有天幸焉誰非人子苟欲保世亢宗尚念之哉汪中贈謙之學書并題孫季良見新唐書文苑傳延福又有神道碑張燕公撰見文苑英華九百三十一卷志云開元十年卒年六十三碑作十二年六十四未知孰是碑及唐書宦者傳皆云名延福蓋以字行也

定武石刻修禊敘銘

嗟余薄祜居賤且貧晚獲此寶期沒吾身存莫之敗亾或以殉哀而聽之實爲
仁人

定武修禊敘篋銘

雲門在梁昭陵以玉鮫龍守之舟行不覆

揚州營游擊白公頌并序

古之政典自軍將至於伍長皆取備於六鄉之吏平日則治其夫家并牧飲射
讀法之事有故則授之兵而掌其徵令於事無不當爲故恩信在人周知閭閻
之疾苦而所至有功兵農分而文武異其用武臣雖存心利物而勢有所不得
爲故功蓋天下而不足以得民心夫事不越職而道濟于生人此公之所以不
可及也公以侍衛厯官揚州營游擊以恤以練士氣旣作政肅人馴罔或羣飲
譁于市者凡利民之事若迫于身宣德達情政無迴隱追胥糾暴人告其心他
吏或耽逸非度畏公清查輒逡巡斂迹雖臧穀婦子莫不尸而祝之灑然如出一
口而公之德政尤在救火城市窮鄉陽燄一發則匹馬如風萬人辟易而至

騰蹕火中燎及鬚眉指揮水龍應手而滅是以自公至而火不爲菑夫兵猶火也先王以火政昭顯天地之光明化腥臊而救時疾其利庶矣燎原之勢不可嚮邇于是乎以生人之道殺人兵者凶器聖人作之以威不執于是乎以殺人之道生人周以司燿隸夏官而掌行火之政令天生五材而並用之蓋以兵火爲官聯而公能舉其職者也比之攻城野戰勦民命以爲名者其功爲大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豈非仁人之利哉螫居發策每攬古賢人治績和風甘雨成物樂生恨不生及其時謳詠其行事況在下風敢忘休烈公白氏名雲上河

內人頌曰

援臂頎頎渥丹其顏駿馬錦衣赫如神人吮創分甘即之也溫謔謔出出灼我頭頷朱旂四麾烟銷煤息熒惑風師鳴喑卻立原土不焦萬瓦猶赤擊鼓剗羊醕醪有懌作此好歌以紀文石

師君贊

日料鹽穀千人以活旣安旣集歸乎井溢

村名師姓所居

凡百君子視此淳德水毀木

饑歲無我阨

福箴

峭厲峻急不集其福汎愛容容游心自得弓張必弛以養其性在醜孰尊惟學之競華嶽倚天其麓則平陂澤流惡不疾以清與爲其高寧爲其大廓如渾如庶無災禍

朱先生學政記敘

乾隆三十六年先生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學政以十一月甲子到官既歲考徧科考及安慶甫卒事用造冊誤左遷去在官凡二年先生敦厚有大度篤念故舊然廉正無所苟自其少時已負盛名既迴翔翰林二十年爲通人學士所歸宿故所至常務扶樹道教以人材經術名義爲急於婺源得故歲貢生江永故處士汪烜上其書於

朝且祀諸紫陽山合食於朱子於毫得陳烈女於阜陽得張烈女於和州得薛孝子爲立碑冢上率有司以特性祭其冢皆身不接其人其事不領於學官而

激揚慨慕若恐不及旌門配祀潛德用光百世之下聞其事者感焉豈所謂樹之風聲者與信乎大賢之德長也先生教不一術其要以通經習小學爲大端凡所甄引咸著於錄嘗慨史文闕略蒐所部金石遺文得三百餘通別爲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遺刊謬俾古事昭哲於真文忠公講學丹陽及元張羽奉事不屈事尤覈先生旣被議

天子仍置諸翰林領四庫書局諸生樂先生之教而惜其去重念古者行人之職固以萬民之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政因屬中次其事跡兼仿趙商鄭志之例釐爲四卷俾後之教者有所取法先生於人多所愛故居官常過於厚彊其所不足而慎終如始則先生優爲之矣旃蒙敦牂朔月謹敘

龍潭募建避風館疏

江東之渡秦漢以上在江乘自齊澣開伊婁河乃下趨於京口而龍潭當其中爲唐昇州下蜀戍地往來者多取徑焉地屬句容治爲句容城北行七十里至

此入河又東北行二十里至龍鈞州始出大江又北行二十里至青山爲儀徵地又東行十里至新河江路自此止又東行十里至儀徵城其江北上岸下船皆新河其江南上岸下船皆龍潭新河居民旅店相鱗次風不利則就宿焉故行者無所苦龍潭既去江遠包以迴沙複嶼蓬葦蒲柳相參錯故風水之信嘗不得而悉及船達江口其地荒野無人跡而船率露版無篷不可以栖宿或雨雪日暮加之皇迫故顛風怒濤必犯險而渡焉當其時中流而滅沒在望也號呼冤痛之聲相聞也而勢不能以中止舉不訾之軀明知其畏途也而蹈之至于併命魚腹一瞑而萬世不視是可哀也若其顛連驚悸病惑失志遂爲棄人者又時時有之而財物之亡失則不足道已今度龍鈞洲之南高印之地夏水所不至者造草屋三間中祀江神召僧之強幹愿慙者主之仿京口之制榜曰避風館官爲條教不可使胥役與其事凡南來之船遇風則止其下就宿者人三錢歸之僧飲食聽之貧者量減其數風止乃行于船錢勿有增損以龍潭埤戶領之如故且天險旣夷行者日多維舟人亦無不利焉此地舊爲江船所停

泊又向容漕船每歲經此交兌百物市易之利久而自滋若使居人稠聚更建汛地北對青山營爲江南屏蔽守望相助盜賊鹽梟並得資其防緝至龍潭差役旣繁船多敝漏尚將召募紅船二以備不虞今其力不能遽集也建屋之費約銀二十兩館始建恐四方行旅不能知僧無所得食酌與薪米銀十二兩共應用銀三十二兩凡諸樂善之人幸相與成之嗚呼人生實難況非死所井有人焉君子可逝是故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易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其所以使天下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者蓋以是矣

與劉端臨書

汪中再拜敬致端臨足下曩者中與次卿爲深友次卿沒而中不復有出境之交以爲疾病死亡之際不能自必於一見適以負疚於朋友故不如其已雖然中自里閭生長以至宦學四方道路之中所與朝夕游處者何可勝計而心許者無過三數人至於抗志希古尚友其人如其時而與之進退揖讓又何必於吾身親見之而後爲樂哉故中與端臨聞名而思旣見而相許不數日而遽

別離索之感常爲惛結於心然念他山攻錯之義誠使學業行誼表見於後世而人得知其相觀而善之美則百年易盡而天地無窮今日之交乃非偶然離散之故又不足言也中見族兄觀魯道足下涵養寧靜之言以爲深中吾病相對咨嗟累日觀魯曰君往者不受人言而今心折劉君者有說與中曰往者人之立言其始欲摧我以求勝其卒歸乎毀方以媚於世是適足以發吾之激昂耳劉君欲吾養其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足下天資清粹穆然有道之人學問之事吾何閒然惟是居官莅事必求其實用毋使文法俗吏得以妄訾儒者至於犯顏敢諫仗節死義則必常持斯志以成吾浩然之氣此小心慎密之久恒足以有爲也自惟生平風義不當爲世俗可市之言遂爾快意纒纒又朋友相字禮也故欲與端臨行之天寒伏惟勉食自愛心慰遠人臨書惘然中再拜

與端臨書

正月二十一日汪中頓首謹致端臨大兄足下去年十月中得四月見寄一書

知留京教學以待決科于足下謀生之計甚得即會試不可必或上館得一教職亦足爲養親地貧不可長忍也正歲再得書知有是正文字數條惜未及指示一二中于經文亦有是正數處幸足下教之堯典光被四表僞孔傳訓光爲充戴君云光當作橫本與下句爲對舉中按鄭君治古文尚書詩噫嘻箋云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周頌詩譜引此亦作光字噫嘻正義引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此鄭注也其非橫字明矣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然則光又不可以充訓也古音橫黃同聲黃从芟古光字則又不必易光爲橫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于義不了周頌武正義引書云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有一湯字其義方足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二卷朱敬則北齊文宣論則云須夏湯之子孫又以暇爲夏義亦得通此异文不可不知也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李翕西狹頌今在成縣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碑亦世克昌先生郭輔碑休矣亦世並見亦

世即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乃不顯奕世耳顧處士已釋不爲丕其奕世則中所得也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又音震然則詩大任有身載震載夙左氏傳方震大叔身震並與娠同也禮記壹戎衣康誥及左傳宣六年所引皆云殪戎殷殷衣鄭注已言之壹即殪之誤也凡此諸條甚多惜不得一一爲足下言之去年交歛程舉人瑤田洪中書榜二君與金殿撰于戴君之學皆可云具體又長夏客江寧與錢少詹事相處日夕談論甚契惜不能爲足下詳說之程君今在豐潤時來都中客歛縣會館其人有體有用不可不內交之李成裕客彭侍郎幕中王懷祖竟無出山之志二人俱衰病侵尋日多鬱抑李君相見時每以足下篤信宋人爲恨君子之學如蛻然幡然遷之未審比來進德修業亦嘗發寤于心否所論鳩集文字中亦素有此志然中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又其末也道遠會稀相思何已諸惟珍玉不盡拳拳汪中頓首

上竹君先生書

八月二十三日門人汪中頓首奉書先生門下七月初劔潭至曾肅一書奉上

嗣得誠齋先生書知入夏病瘥甚憊因欲往歙省之計可謂先生於黃山適以秋熱侵人老母舊疾舉發是以不果來南望悵悵心靡所屆在昔樹人之計敬仲期以百年容善之臣秦穆思其有利眼前碌碌諸公非先生尚誰與任之哉是故責望愈深而引之愈力負累愈衆而處之愈豪愛憎毀譽之端遇之而平恢奇慢易之習投之而融乞假沾被之情竭之而滿然則先生蓋亦樂乎此而不反也斯其所以大與中汨于習俗碌碌無成於古人爲學之方至今歲始窺其門戶任重道遠莫能自致羣疑衆難就正末由其汲汲無歡可知也里中人事數月來頗爲衰減光伯叩城竟以凍死楚望談經終日未飯恐爲其續柰何方公有事上之敬有下士之禮在公之門者程檢討及中皆其部民而中尤有賴焉被先生之蔭無已也嗚呼人生而有羣於是有交相爲用之勢勢迫而事起於是有作而致之之情以此知人生之難也尋珊竹公墓詩一卷呈上中久不親丹槩數年不復作詩觀之輒爲失笑李朝陽者嘗於程檢討座上見之其視中藐焉蓋杜溫夫其人也劔潭日常鬱鬱中與之燕語以爲非壽者之徵今

不知何如矣有書敢乞致之伏惟起居萬福汪中頓首

上朱侍郎書

十二月十五日汪中叩頭謹上夫子門下七月中紀綱北上奉到手書及犀角華莢聯舟器一件中母於七月朔棄養凡在遠道俱未告哀故未敢赴於左右中方居苫凶準之於禮非喪事不言故不獲敬問起居今葬雖未舉而時日淹遲已當三虞卒哭之後意人事其可通乎母氏食貧守志于衰宗有再造之功中撰墓銘一篇表述先德嚮子之閔鮮民之哀具載于篇少暇當錄一本呈上故茲不詳及其石之首大書七字曰汪氏母勞苦之碑惟夫沒從子之義凱風寒泉之思章于來世庶幾不朽敢乞夫子銜名題之資于清德以發幽光夫子其哀而許之乎巡撫畢侍郎今歲買書畫七百餘兩參朮之費喪葬之資咸取給焉誠可感也向蒙夫子爲中致書是以及之中叩頭

再有請者秀水鄭贊善一代名德且與先師學士有淵源之舊身後有子三人皆貧不自立然清門世學文行修飭其第三子師亮經年臥疾若存若亡第七

子師靖寄食亳州僅能餬口第八子師愈才調最美比于贊善可云具體而微又善星命以之入世雅俗共賞向依金糧儲糧儲用財有坤道之吝嗇今又卒官鄭君益無所託表康成之里字任昉之孤不於夫子其誰望之且其人國子監生未有考校之事薦以一館無嫌也夫子豈有意乎中與鄭君久不相見時念之故敢陳乞幸垂意焉

與巡撫畢侍郎書

汪中頓首謹覆書年伯弇山先生閣下得手教及與鹽政全公書竊以爲閣下之德量古人未之有也何者古之人雖好士必見其人而後好之而閣下乃施之于其所不相識之人推是心也天下之士其有一人不被公之澤者哉比公移節河南歲事不登荒政具舉飢而不害維古有之若大旱用作霖雨又云百姓望君如歲於公見之矣昔子產治鄭西門豹治鄴汲黯治淮陽黃霸治潁川虞詡治朝歌張全義治洛陽並以良績光于史策公既兼其地又兼其政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斯則中之所企注者耳中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故

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及爲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所爲文恒
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重蒙君子賞譽輒欲盡寫所作以奉清娛值
夏暑侵人重以病目日月推遷竟無成緒夷門之報不在片言半詞先生覽其
遺事亦可量中之心矣中向者于周秦古籍多所校正于墨子已有成書誠不
及先生所刊之精確不敢自匿所短謹錄序目奉上又有後敘篇在季仇書中
伏乞教之射陽石門畫像東漢時物其石今在中家謹以打本二奉上東京夢
華錄何焯學士所校亦奉左右先生行部之日按籍而稽當用發深慨耳
與劬潭書

正月二十四日中白足下以孤子爲母氏所成就克有聞于世凡其相習者與
之言則必及其母凡其有文者則必求爲之述其母記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其子之謂歟雖然子之所望於人
者不過狀媿室之艱貞敘生我之勞瘁當世號爲女宗國史懷其舊俗如是而
止矣竊以爲虛文無濟未足以充子之志也以中所見大抵爲寡婦者必壽其

子苟成也則家必昌雖貧也必孝此天道之可知者然當始孤之日蒙穉無知其親血氣堅壯疾疢不作而飢寒愁痛斲削萬端使不得一日遂其性洎其子成人授室門戶再造之日方思從容頤養以娛暮年而精力奄亡蒼然槁木侵苓梁肉無補于既敝之身是憂患之日則其親既當之而以傷其生安樂之日則妻子僕妾皆得與享之而親轉不能堅其命豈非生人之至痛哉是雖日用三牲之養曾不若及其壯而日一再食之爲美也孟子曰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然吾觀先王之世耆老孤子則司門遺人得以委積財物養之惟寡婦無聞餘夫授田見周官遂人及孟子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見大宰及詩載艾疏蓬藤或施侏儒矇矓贖官師之所材見晉語皆不及寡婦無逸謂文王惠鮮鰥寡約言之耳王制云皆有常餼與孟子同不知何王之制魏書食貨志太和九年行均田法寡婦守制者雖免課亦故大田多稼至于遺秉滯穗始得取之以授婦田列史此外所見當更考之

爲利而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于是有同居不同居繼父之服豈非人道

之窮雖聖人亦不能事爲之制歟議曰凡州縣察其寡婦之無依者必良家造

屋一區爲百閒閒各戶使居之命之曰貞苦堂外爲門有守門者門左爲塾凡

其兄弟親戚之男子來省者待于其所以其名族召之則出見之非是不得入
婦有姑若子女三人者月給米一石錢二百終歲綿六斤布五匹其多少以是
爲差任以女工絲枲之事而酬其直門右爲庫有主藏者非六十以上不得充
主門者亦如之擇鄉大夫之敦篤有智者總其事出入贏縮之節官吏不得問
焉今蘇州冬日賑粥即此法人甚類之門外爲社有師一人凡孤子五歲至十歲者學焉命之曰
孤兒社三年視其材分志趣而分授以四民之業然而必通孝經解字體至十
六度能自食其力以次減其廩至二十則舉而遷之於外其賢者能者既老則
使掌其堂之事各修其業以教社之子弟其富且貴者十分其貲而三入之堂
訖于其身凡民雜犯自杖以下視其輕重而要之使入其財於堂遠鄉若有屋
不入堂者聽之廩之如在堂者此其大略也其它損益之惟其人此事所愛者財不足耳經
費之所出不可豫定惟不宜置田以田有水旱之虞且須關白布政司也多一
監臨察核之法即生一吏胥耗蠹之弊馴至案牘滋而實意亡矣荀子曰有治
人無治法吾子志之是故哀苦蕉萃之狀日聚而相習則夜哭之感不生而從一以終者
衆矣少蓄其力則老而不衰而孝子得以終其養矣幼有所長而督之以恒業

則夫人思自奮而材智出矣 國家法紀明備百度具舉若養濟院育嬰堂漏澤園蓋皆養生送死恤老慈幼以周萬民藉阨也惟茲堂之設而風化以厲人材以起又非徒哀其榮獨而已往乾隆丙子桂林陳公巡撫江蘇屬年飢命節婦之貧者親族共周恤之以全其操誠大臣之言矣然是時吾母子方流離乞食而三族之富人無問者無亦文告之感人者淺歟吾子志之它日得志或行之一府一縣使四方以爲法或告於

上而頒之天下以爲令典使經世大法詩書所載三代聖王之所不及而今日行之後世考其良法善政而曰自汪某之爲其母始惟其母之賢以以至于是則所以貽之令名者豈有既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記曰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夫是之謂大孝是謂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吾子勉之中懷斯痛劇于常人自以放廢之身有母且不能養天地一罪人耳鬱鬱之心敢以望之足下凡孤子之得行其志者並以告焉使當世不獨有能爲是言者則幸矣中白

與朱武曹書

汪中再拜武曹足下曾子有言往而不返者年也中往與成裕足下相見序其歲相次以九年惟足下無家室人事之累年壯而身逸則其爲學也易矣有遠見之識有淳篤之性有力學之志有父兄朋友之益是天以儒者之業責武曹也不可以不勉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荀卿子曰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盛年不再日力可惜願足下之循序而持久爾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爲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術以自託平日則自食其力而可以養其廉恥即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衛其生何苦耗心勞力飾虛詞以求悅世人哉此吾藐然常有獨學之憂而願與足下勉焉者也凡端臨書所已及者不復言足下可取視之前期相見未知何日竊在下風以俟嘉譽中再拜

繁昌縣學宮後碑系

代繁昌縣知縣葉一彪作

澤宮五遷卜茲其吉年百而踳高宇爲埴作其秩祀唯哲是率民順如流決湍倏忽我來自南旣築旣營作則弗見乃逮其成貞石巍巍言樹之坊直道繚垣

周以櫺星四阿重屋闕我享堂日光麗宇丹碧浮采高標隱空霞駁雲靡椒壁
朱塵曲奧潭潭晝入居陰在暑不炎松柏蒙翳有來鶴羣清風舒陂壁水云云
金我虎負翠削當門東西房戶其下維廡先師國故明神攸處濟濟生徒比舍
如鱗鼓篋升堂曳裾紆紳維誦琅琅朱絲應節涼飈宵發清揚四徹國不立學
民曷以教凡此成勞用俾世效匪惟成之又潤色之終事告備我其力之物嬗
而敝孰繩其迹敢昭告於後人視此不忒

浙江始祀先蠶之神碑文

并序

凡物生天地之間其功可被於萬民其精氣著爲列象則必有聰明睿知之人
竭其心思變通以盡其利而後世奉以爲神社稷五祀是其官也生民之業惟
食與衣祈報由弭田事爲多先嗇司嗇歲不乏享公桑所禮則維天駟意農祥
昏覲適當蠶月取于同物比於龍見而雩而螺祖之祀無聞周官放散是有遺
典不然禮貴反本功無不報老婦貪人猶歆其祭况神黃帝之妃西陵氏之女
方雷所出姬姓是宗淳化昆蟲垂衣裳而天下治弼成內政其功如是豈有周

人修陰禮而沒其先妣者哉漢決以讖苑竊寓氏名實不經魏祀軒轅加牢無配秩宗不修其職學士莫考其文禮失則昏其來遠矣宋氏南遷保聚江湖吳越之郊蔚爲桑土蠶之豐歉利恒倍於穡事乾隆五十有九年三月寒雨洊至蠶比不登

皇帝從浙江巡撫侍郎臣某之請立廟於杭州城東艮山門之右以奉先蠶人神同嗜屋而不壇嘉薦孔時無俟奉種於是自有熊以降縣越千紀始定爲天子命祀領以祠官神靈受職大報冠帶衣被天下之功創制顯庸於斯爲至其年十月臣中游學是土欣見嘉會用敢珥筆以美形容其辭曰

咨古生民衣皮纂纂不田不漁或裸其身有物蠕蠕莫知其利天牖哲人曲爲之制禦我寒威亦昭行禮以蔽以章遂修人紀凡在能言自別攸始外薄四荒咸遵厥軌蔽前有知猶象以鞅矧矣制器闕焉不食禮亡祭法詩失樂章民志靡依神用弗康百世以俟惟

聖有作赫赫明 命神具來格歲秩其常靈宇式啟百職駿奔有牲有醴慎制

國典三古所逸刊石海隅以爲民極

巴子藉別傳

子藉故富家生而通敏眉目踈秀身纖而皙少好刻印務窮其學旁及鐘鼎款識秦漢石刻遂工隸書勁險飛動有建寧延熹遺意又益蒐古書畫器用及琢研造墨究極精美羅列左右入室粲然其父弟善也顏其居曰可惜子藉不能改又善交游自通人名德勝流畸士下至工師樂伎偏材曲藝之美莫不一見洒然如舊相識周旋款密久而不衰或欺給攫奪子藉惛惛不之校他日遇之則又如故子藉好棋及馳馬度曲遇名山勝地佳時令節可喜可愕之事未嘗不身在其間竟數十年由是大亡其財且日病晚爲人作書自給數年賣其碑刻尚三千金然其愛之彌甚節嗇衣食時復買之乾隆五十八年夏游江都卒子藉雖貧以死然其聲名流溢士大夫間其遺跡所在有之惜在治生不在好古也是故埏埴以爲器方圓具矣而天機不存焉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覽之者終日不能窮其趣然而不可施之以繩墨知此者可與語子藉矣余與子藉同

歲而交深一別五年相距數千里余篤疾再生而予藉適至所欲與談諧者何盡而竟不及一見而死豈余與予藉朋友之緣固止于是與悲夫予藉名慰祖歆之漁梁人卒年五十

葉天賜母汪氏家傳

母汪氏歆之某村人年二十有一適同縣處士葉君鼎熙未三月處士適興化遘疾卒有遺腹孤逾八月而生始生母悲且喜曰天賜也遂以名其子家宿貧數遭艱窶母奉養老姑撫前妻女具有恩禮教其子嚴而有法日夜望其成立子幼每循牆立母輒以爪刻其尺寸視兒加長則喜始就傳隨從父望齡於繁昌既長而歸母子驟不相識兒入門母見兒卻立兒呼曰母安在母曰在此矣曰兒某也遂相抱持哭室中人皆哭天賜客四方力致甘旨於母取婦生子家以再立乾隆二十二年有司以母節行聞於朝凡婦人年未三十而寡更三十年得旌其閭先是母有姑王氏居嫠室四十餘年以夫亡時年逾三十不得應旌典母曰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先姑苦節吾所逮事而吾願以年受旌是

婦蓋其姑也人其謂我何天賜懼更請於巡撫侍郎胡恪靖公寶瓌疏王之節榜於家廟由是母之坊始立母卒年七十有四天賜執喪有禮與中久故因次其事

提督楊凱傳

楊凱字賡起儀徵人少喜讀書所交多奇材劍客習知兵法

聖祖時以武進士爲乾清門侍衛從 幸湯山賦詩稱 旨 命與汪灝陳彭

年等在 武英殿編纂物類輯古略出補湖廣督標中軍守備遷鎮寧前營遊擊鎮寧所在箐林谿洞紅苗四出劫掠急則走匿吏不敢詰凱有知略所至悉知夷險地勢多置間謀人樂爲用命其兵法尤善用奇野牛塘寨目龍老四龍老馬恃險固甚橫數至中軍土橋劫殺人寨據山巔壁立二十餘里四面巖巖如削前一徑通人行窈冥幽仄盤曲上下官軍肉薄仰攻無不死者凱得熟苗吳大武言山後有路人跡荒絕自此上至寨可十餘里凱陰爲部署會兼中營遊擊日調其兵至本營唱名已而飲酒距超爲樂賊易之不設備凱乃勒兵夜

馳百二十里絕溪河七十餘道未至寨二三里而止賊急乘險下水石而凱軍去寨遠不可得傷俄而銃數響四山烏鎗火礮齊發塵燄漲天守備溫如琦率兵自山後入其寨賊倉卒反走前後夾擊大破之賊多燒殺及投崖歿塹谷皆平獲賊首數百人縱其餘數千人爲民寨遂墟中軍狗補寨寨目吳老羅至瀘溪劫人取質凱盡中左前右四營兵勦之久之未發沿途諸生苗數十寨陰爲老羅耳目度官軍即發非十日不至而凱潛率師五百別由烏巢河糯糖山用兩日入其寨停老羅歸旣數日大路諸寨苗乃覺皆賊怖稱天兵明年勦卡洞寨苗吳老卡吳老截營旣立凱便衣從十騎出營覘賊遇賊數千人至于是凱去營五十里矣乃麾其騎曰吾衆寡不敵若止賊且不測即退是自敗也遂據險接戰會日暮救至收其兵而止凱曰賊度我方困必不復往兵法所謂攻其不備可一鼓擒也因急擊虜之遷參將署辰州副將桑植土司某保靖土司彭御彬淫虐不法總督福敏請改設流官

世宗命凱兼桑植副將以便宜摘印凱檄辰州協守備王肅文九谿協守備鈕

正己由九谿至桑植由桑植至保靖彭御彬聞之盡撤其衆守桑植而凱率鎮
算右營參將王進昌永順土司彭肇槐由北河至保靖獲彭御彬并其黨送長
沙桑植由是遂潰彭肇槐亦因凱請以永順歸內地併其地爲永順府永順保
靖龍山桑植縣凱更爲永順副將明年遷鎮算鎮總兵湖北美容土司田旻如
橫惡不道結忠建等十九土司侵慈利石門縣抗命不出對質勅凱討之
凱度旻如兵精而衆不附急則死鬪緩則可不戰而下乃整兵壓其地馳使諭
其下曰旻如重斂淫刑苦役以逞其欲慈父孝子忍死而莫之抗者豈其力不
足以制一土官哉尊

天子之命吏畏國法也

皇上不忍百姓無罪將去其疾而旻如保險跳梁抗拒

王命是作賊也百年無事食其土之有以長子孫民皆

王臣受國恩厚矣黨惡不義逆命不祥且焉用養害以自賊也夫內脫其

苛虐而外享忠順之名孰與助寇仇以陷大戮乎未幾其下果縛旻如出旻如

畏罪縊歿遂定其地不戮一人以其地爲鶴峯州長樂縣忠建等十九土司亦請歸土官印以其地爲施南府施恩宣思來鳳威豐利川建始縣貴州台拱丹江紅苗亂接壤鎮筸凱控扼險阻首尾援擊賊以窮蹙大兵乘之得就戡定當是時鎮兵盡出所在紅苗嘯聚謀乘虛竊發城中人洶洶凱急募兵數百人日夜四出巡徼所至變其旗幟衣服以次踐更羣苗疑募兵大集憚不敢發人心以安

天子數下書褒美賞賜甚渥

今上即位遷湖廣提督凱由守備兩任游擊三任副將一任總兵至提督歷二十年終始不出湖廣凡破寨三改土司二十有三闢府二州一縣十有一夷夏警服威信大著苗民終其身不復亂總督史貽直以事劾其失職凱上疏自辨且不即受代由是革職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至高郵召見凱 命仍以總兵用從 幸杭州授河南河北鎮總兵會澤州水漲注丹沁河決河內武陟二縣凱督兵塞之具以事 聞其後歸仁

利濟二渠又決壞懷慶護城堤十餘丈而薪盡不屬凱出布帛數萬裹土下卒塞之後數日巡撫鄂容安至劾其干預民事且以密旨示人遂再革職二十五年與賀

皇太后萬壽

命降二等給銜卒年八十二凱執喪盡禮喜接士大夫兄謙爲

天津鎮總兵糜餉數千金凱傾其資償之子二甲寬甲更名文淵成進士

論曰土司自唐宋以來因亂撫定其地假其兵力遂羈縻之固非神明之後有功德于民如古諸侯封建也後世恃險與富虐害生民天討旣加如出水火與夫將帥之臣假邊事以要功者異矣遭時承平

天子神武奉國威靈竭其智勇所向成功而凱說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名將風然剛烈而不能下人卒以不振云

書周義僕事

寶應潘愷僕周大從愷往田舍有佃暴歿潘氏之族誣愷殺之引僕爲證知縣吳之珽訊僕考掠累日僕力陳其冤遂以夾折其脛血溢口鼻而歿猶胡

隴言佃實病既絕而目不暇聞者哀之知縣已致僕歿而懼妄云僕承遂易其
辭以上獄不決者五年其後巡撫劉公參驗僕辭而疑之讞之得其實爲罷知
縣官而抵族人臯於是獄遂白愷爲僕置冢子孫世祀之勿絕汪某曰吾觀於
今之僕而知吏職之不修與士大夫不得保其門族者焉吏一命以上其貪沒
亾檢者率自其僕成之其用事者威福或過其主不幸而蹉敗則盡以其罪委
之主或多發其陰私承望風旨構成其事以冀免于刑敗車相望而後不之戒
也見小利而好近娛冒於大險以覆其宗哀哉吾故于義僕事而樂書非以爲
一人事也或委質事君汎然如路人之相值明知其可憂而姑倖其不及己阿
諛苟祿以恣睢於一時者亦何心哉

大清故翰林院檢討程君墓表

并序

君諱元基儀徵人由舉人官元和訓導成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授檢討憂歸
一歲卒儀徵商稅三曰河餉常鎮通道主之曰梁頭知縣主之皆征於舟曰落
地稅課司主之征於市征於市者不征於舟征於舟者不征於市旣久乃交征

之以厚其入三稅歲額實不及萬主者擾之民力以困而淮南鹽運江西湖廣者歲百三十萬引至則荆湖魚米竹木紙布之饒率附其舟以下苦儀徵稅重乃東輸之鎮江舟不時至則鹽屯而日耗百貨不至則民生瘠君既家居與鹽筴諸商議使每歲代輸其稅既鹽綱無所滯而民食其利則皆許諾將告於當事者而君遽卒君嘗集其鄉人以修學宮又與其鄉人爲救火具甚周故沒而人哀之 國初以來品官居鄉恒爲民患其後上之人痛以法繩之其勢始戢雖然鄉士大夫習知其地之利病又通於官府之事而齷齪自封一委諸不習之吏以示守法民事所以滋不舉也古者封國分以故家世族使之鎮撫其土而與爲存亡若君者其猶幾此哉始君在元和亦能其官君之葬有某之文以銘其幽故其族系年壽子女皆不具而揭其大者以爲之表系曰

猗嗟程君勇於爲人如於其身百世有聞尚保茲墳宜爾子孫

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 并序

國初以來學士陋有明之習潛心大業通於六藝者數家故于儒學爲盛迨乾

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慎修崛起於婺源休寧戴東原繼之經籍之道復明始此兩人自奮於末流常爲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從得書是時歛西溪汪君獨禮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成散去其後江君沒大興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上於朝又使配食於朱子戴君遊京師當世推爲儒宗後數歲

天子修四庫之書徵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嚮於學矣蓋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而君不幸死矣然君亦以是自力于學所著文二百餘篇咸清暢有法著楚詞音義三卷又治毛詩義編未成以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七明年某月葬於縣之某原君諱梧鳳字在湘曾祖某祖某父某其先與中同出唐越國公後子四輝灼斠照灼好學世其家銘曰有噦其鳴天下文明其道大光西溪滴滴實爲丹穴我銘載之表君幽域大清故國子監生顧君墓誌銘并序

君名春生世爲江都人祖某父某君淵靜好書羸秀多病而善交人中與君游時年十有四故中之友惟君與朱資最久乾隆三十六年春中在府城會其子周歲中與資往造焉當其時君父母已傳家事皆強健善飯君有一子二女內足於財闢所居樹竹木置書策琴瑟與四方之士相樂而是日天氣清暉列坐多異材耆德及暮而賓主皆醉飽盡其意中退與資歎其不復此也及中客當塗間一歲再至則君方居父喪而子女皆夭病益深毛髮時畏寒灑淅悽然慮其不久及今而過之則君之喪已在殯立孫財二歲衰而呱呱不能具拜禮而君之母纍然撫諸哀次嗚呼以君一人之身不數歲而死生榮落若是其難知也況其在百年哉人孰無死惟君死而生人之事至是而泯然皆盡尤可悲也中以平生之誼將爲之銘以致其哀而狀不可得友人宜興儲潤書以爲言乃草此以付其家而其生之年與葬之日月與其地及它不審者則俟異日詳焉

銘曰

昔康以碩維子之樂而予是託倏陵以夷維予之悲而子不知蕭蕭墓草子宮

所考萬世是保

袁玉符妻劉氏墓誌銘

并序

袁玉符既喪其妻以狀請銘於中曰吾婦太學生某某其祖也處士某某其父也婦以乾隆三十六年某月沒得年三十有某歲歸袁氏者十有某年上孝其姑尊中宜其夫下慈其子姓內敏而外柔能力以儉始歸生數子不育恐吾父母老而不克抱孫遂請於姑而飾侍者以爲簞洎與妾並舉子二子皆疾婦日夜撫抱其妾子加篤今吾子喪長矣而婦遽歿嗚呼其可哀也吾將以某月日葬某兆敢請銘中也聞諸公父文伯之母曰好外甥死之好內女死之孝行衰故其言易私玉符執父之喪哀過而至於瘠痛其父之嗜肉而誓諸終身不以食玉符篤於父子之恩其不牽於私愛以誣其妻必矣是其言可信於法宜銘

銘曰

外堂煢煢姑老而若或侍也入室營營兒寒而若或視也夫子之贏家事無與治也我銘以章之哀同穴志也

大清故奉直大夫掌江西道監察御史江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曾祖澂祖世棟並不仕父恂拔貢生終徽州府知府以才略稱于時君生有異稟徽州故好金石之文多所搜輯君幼即世其學徽州顧而曰吾有此子即此物之在江氏得更多數十年矣君始壯以進士高第授編修踰六年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以父憂歸服闋遷江西道監察御史轉掌道御史君性渾融與人交不見圭角久近無所忤然素履簡靖未嘗求請于人 不妄取予公餘鍵戶以文籍自娛以是負清望庶官中一監順天試久之丁母憂解官君臨事敏絕人有所咨立口立斷洞見始終後雖百變莫能外越幼從徽州在官熟知吏治居朝多識舊聞博通掌故而深湛謹密未始以才氣加人既以久資當出爲道府益究心世務刑獄河渠漕運災振損益古今之宜分端講習以備施用久于其道者咸拱手謝不及乾隆五十有八年君將補官北行感疾十月辛丑歿年四十有二嗚呼以君器識干涉清塗而天年夙隕嘉猷猛志湮鬱無傳門戶遽衰妻孥漂泊有識者所爲悼生才之難而爲世用惜也君

取張氏道州知州元和某女子會女二長適徐某字吳

謹案是篇先君臨終前一夕作初鹽政某禮致先君校勘

文宗閣四庫書既畢復延往杭州校勘

文瀾閣四庫書先君于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游杭州寓梁氏葛嶺園十一月十九日二鼓撰此志未及終篇閣筆就臥疾作自謂中臟亟呼僕買石菖蒲不可得至二十日子時棄養此篇遂爲絕筆勿勿十七年孤露餘生屏營若失每一展讀刺心泣血哀何可言嘉慶十五年十月孤喜孫泣識

大清 誥授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原品致仕 恩加一級沈

公行狀

曾祖懷英明仁和縣學生員

祖兆乾 皇國子監生累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

考元滄 皇勅授文林郎文昌縣知縣累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

使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忠清里沈廷芳年七十一狀

公字椒園本徐姓世爲仁和人自公考出嗣于舅氏沈遂承沈姓沈故吳興望族明歲貢生首賜始遷仁和於公爲六世祖康熙五十年八月公生於海寧之園華里幼端慤有志操嘗書其坐曰守道守身爲忠爲孝又嘗讀明楊忠愍公繼盛傳激昂慨慕思其爲人外祖查少詹事昇歎曰是奇童也即異日立朝其風節自此見矣少長益潛心正業博綜羣典學以大殖弱冠游京師聲譽籍甚鉅人耆德接待若恐不及安溪李侍郎清植長洲惠學士士奇太倉張詹事鵬翀桐城方侍郎苞於時並申師友之契雍正十一年丁文昌公憂歸明年故大學士高文定公時總督南河聞公名馳書幣致諸幕府文定公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好賓接士大夫於公尤有加禮嘗謂公曰君年方少而博聞篤行遂至于是不圖今世乃見古人旣服闋再至京師補一統志館校錄先是世宗憲皇帝詔舉博學宏詞公入都旣晚蟄居卻軌未嘗詣人求舉乾隆元年故左都御史楊恪勤公汝毅時以兵部右侍郎祭告南岳還朝

上命續舉所知遂以公名及其學行對十月 御試保和殿名在二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編修入直 武英殿同修起居注總理宗人府各學三年充一統志纂修官兼校勘明史明年 殿試充收掌試卷官公嘗集前世君臣善敗之蹟爲類各十有六名曰鑒古錄以備法戒是年冬表進 賜段四匹書交 懋勤殿六年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公精敏絕人諳悉舊典朝章國故官方民隱口陳手畫本末如流通於當世之事而務出於忠厚

上承

世宗勵精之後益思勤恤民生周知疾苦采納直言慨然思古陽城馬周之選於時西林鄂文端公高安朱文端公海寧陳文勤公興縣孫文定公江陰楊文定公後先繼長朝列用忠清公正弼成至治而公以卑官後進與相應和凡所陳奏尤在於奉宣 德意成樂物生七年以淮安鳳陽徐泗諸府州連遭水浸請于常振之外盡發常平諸倉存穀徧爲振卹並加振直隸山東浙江甘肅之被災者又以 國家設關徵稅蓋以抑逐末之民且使國用所出不專取給于

農畝而已然米豆者百姓所仰食正使逐地流行乃以收通工易事之利況登場之日既微其地丁漕糧以充正供則關稅宜在可免奉 旨允行戶部議以米豆既免正稅請將載米豆之船加稅船料公復奏言米豆之稅免而載米豆之船料增是猶二五之與一十也 朝廷如天之仁所爭豈在此請並米豆之船料除之奉 旨交九卿議行焉其後公外轉有司遂復請稅米豆如故時蓋自許墅關監督始其年秋

上幸奉天公奏言邊地風氣早寒七八月間已如冬令且山川紆阻跋涉疲勞乘輿遠駐塞垣蒐簡軍實惟冀于閱武之餘勿事馳騁田獵敬慎起居以迓釐福又因直省米價加昂有 旨停鄰省采買公奏采買以充積貯既楚弓楚得且有成數可稽惟海洋物產富饒珠犀羽象之美掌握兼金而洲嶼沙石盤互斥鹵硯確穀生不蕃不得不資之內地商人沒於重利往往冒禁輿販近口之地民間倉廩爲之空珍異日至民食日少是棄有用以博無用也且使無賴之藏海島者得食以植其黨爲患方大事下部議申禁又言自古建立都邑既

設支輔又必廣樹藩籬漢唐都關中而朔方河西常列重兵其已事也茲聞三
廳獨石諸邊盜風少熾特遣大臣督緝分察疆理伏攷老哈河喀喇河屯興
州河及鄂爾多斯諸處爲大寧開平興和東勝舊地今則八旗察哈爾禮部太
僕寺考牧之區外接諸藩內偏獨石口此皆膏衍上地水土甘美請就其中置
屯牧務一所遣大臣爲總理擇司員分領其事度今在京滿洲閒散之丁不
下數萬誠徙以屯田塞下予之籽種耕畜分地種牧暇則練習擊刺騎射之法
繕完城堡修飭軍器數載之後屹然成重鎮據長城外險爲京師後蔽兼可
西護山西東援遼薊所謂有備無患者也有旨交議政王大臣議奏卒格不
行時東南連歲米貴公以采買旣停倉儲尚寡請將乾隆九年江蘇安徽浙江
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漕米截留數萬石視州縣大小倉庾多寡虛實以次抵補
爲平糶振濟之用戶部議駁旋奉特旨施行
上將幸木蘭會久雨水潦汜溢公言車駕所及一事不欲以累民而有司多
取人木箠治道乞以謁

陵禮成加賚所過地被 旨申飭部議革職

上命降二級調用十年奉 旨仍以御史用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奉 命巡視

山東漕糧十一年請建祠祀宋臣謝枋得於憫忠寺又以長生店涿州積水泥
渾行旅苦之請 勅行修治並請加振直隸被水窮民俱報允十二年充順天

鄉試同考官再 命巡視山東漕糧公以山東比歲告饑雖屢截漕加振恐民

氣未舒奏於南漕抵山東時更截留六十萬石又奉 命隨大學士高文定公

查辦山東振務公分理兗沂曹東昌泰安五府城市窮鄉莫不親履條理精密

吏不能欺五月閱青苗七月勘水災故事山東巡漕御史率於六月回道至是

於九月始復 命云公爲御史前後六年凡有屬草輒閉閣齋戒如對明神憂

勤忠愛之心發於顏色溢於毫楮其言體事達情曲折盡意公貌清古秀削身

裁及中人與人言煦煦然若不能盡及當事執持廉直自將雖賁育無以過故

尚書彭維新復官工部右侍郎公奏劾罷之尤爲人所稱道所上四十餘摺舉

其要者著於篇其未發科鈔者世固莫得而知也轉分巡山東登萊青道布政

使司參議舊時爲吏者飲食百貨之用取諸市予賈恒十之五謂之官賈賓客僕役或因爲奸利公至勒石爲約悉革其弊管內當積荒之後人士流離公率其屬釀養廉數千兩招集逃亡給本錢使復其業數年戶口充實所墾田皆大孰置漏澤園募人收掩四境遺骸小清河自新城孝婦河以東經高苑入青州境屈曲三百餘里至壽光入海河道淤狹夏秋水暴發高苑博興樂平諸縣田廬累經漂沒公相水勢濬馬車瀆口以上某千某百丈相地勢增築堤堰水屬理孫民以無恐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贄並晦名樂道不涉世流公徑造其廬待以賓師之禮相與蒐訪舊聞考訂學業由是人知所矜式暇日以一騎入村落巡行稼穡問民所苦即田間集父老子弟而教語之或以村酒果餌進欣然食之至盡旣久公所乘白馬人皆識之見策白馬度陌者則喜相告曰使君至矣故老言先時陳恪勤公鵬年在江寧陸清獻公隴其在嘉定固皆如是國朝百餘年來得公凡三人而已遷河南按察使祥符民有淫人之婦而殺其夫者旣乃以語婦婦告其夫之妹使訟之官有司引律因奸致死本夫婦

雖不知情亦絞公曰本不與謀又獄由婦首是無死法巡撫及幕客皆執不可公披舊牘歷三夜得成案援以定讞婦竟減等鹿邑民甲殺人而賄乙誣服公察而直其罪其它平反閱實類此十九年十二月入覲

上以查太淑人年九十 特賜御書曰壹範遐齡明年春乞終養歸其秋太淑人卒公素不喜佛老說至是居喪遂屏浮屠法不用並廢七七之奠服闋補山東按察使公謂愚民畏法其犯罪或出於不知乃舉律文之日習而易犯者陳列罪名以爲條教它所奏變通法令數事俱見施行時巡撫方操勤吏職公雍容儒者見爲迂緩又嘗發民治道公故寢其事由是滋不說適公奏請祀故尚書湯文正公斌於孔子廟庶又論孟子廟配饗事二十七年

上南巡至山東以公年老 命以原品致仕公起諸生至大官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於公不可爲不遇然緣公體 國之忠與其憂民立事之心蓋嘗抱無窮之蘊而惜乎公則衰矣公之歸生儒者老數千人南送四十里至嶺山驛不去皆曰使君前者去率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耶使君壽考無極它時幸

得相見公下輿慰之曰荷父老意甚厚其歸善教訓子弟力田孝弟爲良民奉上法度何必使者長在此耶使者亦願父老自今歲有康年無生災害與使者共食此福皆列拜流涕日暮乃散公在官食不過一肉三族之待以養者數千家既歸貧不能自贍復以課讀爲業累爲鰲峯端溪樂儀敬敷四書院山長嘗謂其門人汪中曰吾通籍三十年有宅一廛萊田二頃故既老而終歲教學於外汝以吾爲得已耶中對曰古者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教於其鄉蓋與司徒樂正之官相爲用血氣不足以任職事而道德則可以爲師然則師者所以息老也是故君子生而有益於人者不使其身一日無用於天下公領之公爲教善因人之材使人各盡其長然後授之以其事故多所成就篤念故交於通門子弟及名臣節士後尤加重自初宦迄於老率如是三十年

上南巡賜公紵絲表裏三十五年與祝

皇上壽賜段四匹公子世煒自雲南主試歸

上召見瀛臺從容問公年齒精力於是知

上之恩顧深矣三十六年與祝

皇太后壽 恩加一級明年二月甲申考終於京師之椿樹三條衢衢公子

禮部主事世煒之邸公兩兄俱有學行與公少共艱苦後並偃蹇不遇公奉事

之無不至從子世燕官武陟典史公生死顧恤之如子有孤蚤殤爲立嗣守純

伯兄無子先以仲子世炯爲之後世炯死無子復以孫守誠嗣之治辦方定而

公遂沒公學詩於海寧查編修慎行及編修弟侍讀嗣琛學文于方侍郎並沖

融醇懿稱其德量有理學淵源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鑿古錄十六卷文章指

南四卷隱拙齋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盥蒙雜著四卷其十三經注疏正字

八十一卷則嘉善浦鏗同校公由庶吉士授編修兩官監察御史出爲山東登萊

青道參議河南山東按察使 誥授通議大夫致仕加一級娶汪氏 誥封淑

人令德莊儉白首無違子世煒庶吉士改禮部主客司主事明達負氣得公之

節世炯世炫並先卒孫守正守誠守純守端公官在三品不得請諡於考功謹

具歷官事蹟上翰林院國史館論撰伏惟鑒察乾隆四十年正月某日門人江

都縣附學生員汪中謹狀

經舊苑弔馬守真文并序

歲在單閼客居江寧城南出入經迴光寺其左有廢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滿田
室廬皆盡惟古柏半生風烟掩抑怪石數峯支離草際明南苑妓馬守真故居
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藝風情故老遺聞多能道者余嘗覽其畫蹟叢蘭
修竹文弱不勝秀氣靈襟紛披楮墨之外未嘗不愛賞其才悵吾生之不及見
也夫託身樂籍少長風塵人生實難豈可責之以死婉孌倚門之笑綢繆鼓瑟
之娛諒非得已在昔婕妤悼傷文姬悲憤矧茲薄命抑又下焉嗟乎天生此才
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猶不可期柰何鍾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極哉余單家
孤子寸田尺宅無以治生老弱之命懸于十指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異趣
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靜言身世與斯人其何異祇以榮期
二樂幸而爲男差無林簣之辱耳江上之歌憐以同病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事
有傷心不嫌非偶乃爲詞曰

嗟佳人之信孀兮挺妍姿之綽約羌既被此冶容兮又工顰與善謔攘皓腕以
抒思兮乍含豪以絲邈寄幽怨于子墨兮想蕙心之盤薄惟女生而從人兮固
各安乎室家何斯人之高秀兮乃蕩墮于女閭奉君子之光儀兮誓偕老以沒
身何坐席之未溫兮又改服而事人顧七尺其不自由兮倏風蕩而波淪紛啼
笑其感人兮孰知其不出于余心哆樂舞之婆娑兮固非微軀之可任哀吾生
之鄙賤兮又何矜乎才藝也予奪其不可馮兮吾又安知夫天意也人固有不
偶兮將異世同其狼籍遇秋氣之惻愴兮撫靈蹤而太息諒時命其不可爲兮
獨申哀而竟夕

汪純甫哀詞

君諱介壽字純甫與中同出越國公自君以上遷錢唐凡三世故君籍錢唐爲
諸生某甲官浙江以君管其書記始中依代州馮兵備於鄞兵備遷臺灣中不
能度海以與某甲僚也屬中於某甲既成言矣他日中造某甲則辭以事不得
見於是兵備去已遠而中留與歸則皆無所得食悵然其生之窮也當是時武

進蔣御史客於甲所告中曰甲之友汪純甫數以足下才藝學業矜語於某甲謂其身羈貧可念且兵備之交不可棄是中固生而未嘗識君亦未有文字之涉朋舊之游揚也其後中兩過君之居拜君之父於堂下君皆不在中歸而以書貽之曰淮海鄙生早孤失學不自意爲君子所采譽此身猶在要當立名成業以報知己託生本支俱及壯年相去七百餘里必有見期庶幾相視莫逆爲子桑溫伯之遇君蒼書辭旨多同今檢不得開二歲中數訪君行迹最後得人問之則君死矣吾安知夫終吾身之遂不識君也悲夫往觀李習之所賦梁補闕常太息悲傷其事雖然習之以所業求知己則其譽之也有因其身旣親於補闕之門則亦有師友講習之樂足以自慰然且感其知而悲其後之不可再若斯也君施德於其所不相習之人而終不得一見而死則中之悲且感宜何如哉

先君寫定述學內篇目錄一釋晨夢一文二釋闕三釋三九上中下

四明堂通釋五媒氏釋疑六爲人後者爲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

七婦人無主荅問八釋冕服之用九玕文正十釋童十一釋連山十

二女子子許嫁壻少從及守志議十三左氏春秋釋疑十四居器

釋服解義十五古玉釋名十六周公居東證十七墨子敘後敘十八

賈誼新書敘十九石鼓文證廿廣陵曲江證廿一江都縣榜駁義廿

二漢鴈足鐙銘釋文廿三江淹墓考廿四故岷洮道馮君妻三李氏

不合葬議多有與述學刻本不合者釋冕服之用江都縣榜駁義漢

鴈足鐙銘釋文江淹墓考故岷洮道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五篇

刻本所未錄又先君有手寫文藁目錄一狐父之盜頌二弔黃祖文

三荀卿子徵文四大學平義五越三仁駁董仲舒義未并六駁齊論

義未作七江都縣榜駁義八漢鴈足鐙銘釋文九孫枝生墓銘十脩

禊敘跋尾十一先考靈表十二先妣靈表十三畢尚書母祠銘十四

五子七
呂氏春秋序十五鐵牛銘十六渦水堤銘十七釋印十八江海墓辨
十九釋冕服之用廿自序廿一哀鹽船文廿二洪君妻蔣氏墓銘廿
三瞽聵說廿四嬪于虞解廿五王基碑跋尾廿六老子考異廿七宋
書宗室世系表序廿八鄭贊善銘未作廿九秦伯廟銘三十越國公
廟銘未作今合前五篇去複重及未作者爲補遺一卷其目錄所不
載有爲劉先生端臨所錄喜孫所搜輯者做蔡邕外文例爲別錄一
卷附焉孤喜孫識

其書以文法學內篇目錄一覽其書之文二略聞三略其書之文

行狀

王引之

先生名中字容甫江都人少孤好學貧不能購書助書賈鬻書於市因遍讀經史百家過目成誦年二十應提學試試射雁賦第一補附學生詩古文詞日益進儀徵鹽船阨於火焚死無算先生爲哀鹽船文杖編修世駿序之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由是名大顯當世通儒如鄭贊善虎文朱學士筠盧學士文弢馮按察廷丞見先生所撰咸歎賞以爲奇才年二十九始顛治經術與家大人及李進士成裕劉教諭台拱共討論之其後謝侍郎墉提學江左特取先生爲拔貢生每試別爲一榜列名諸生前侍郎嘗謂人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若以學則予於容甫當北面矣其見重如此朱文正公提學浙江先生往謁荅述楊州割據之迹或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言博綜古今天下奇文字也畢尚書沅總督湖廣招來文學之士先生往就之爲撰黃鶴樓銘敘程孝廉方正瑤田書石嘉定錢州判坵篆額時人以爲三絕先生於六經子史以及詞章金石之學

罔不綜覽乃博攷三代理禮至於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論撰之文爲述學
內外篇又深于春秋之學著春秋述義識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爲文
根柢經史陶冶漢魏不沿歐曾王蘇之派而取則於古故卓然成一家言性質
直不飾容止疾當時所爲陰陽拘忌釋老神怪之說斥之不遺餘力而遇一行
之美一文一詩之善則稱之不置事母以孝聞貧無菽水則賣文以養左右服
勞不辭煩辱居喪哀戚過人其於知友故舊沒後衰落相存問過於生前蓋其
性之篤厚然也年五十一卒於杭州西湖之上先生家大人之所推服也其學
其行竊聞於趨庭之日久矣而先生於予所說尚書訓詁極獎厲以爲可讀父
書則又有知己之感焉雖不能文尚欲揚榘而陳之以告後之君子嘉慶二十
年歲在乙亥六月庚申高郵王引之謹狀

祭文

盧文弨

維年月日同學友盧文弨孫志祖張燕昌梁玉繩等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拔

萃汪君容夫之靈曰吁嗟汪君無怙而化驟聞惡耗舉皆驚詫日者相招促坐談笑曾未浹旬銷聲埋照君實不狂而眾曰狂皮裏春秋涇渭分明彼妄男子號召羣愚如羶集蟻如矢叢蛆世奉尊奢君實唾棄海內正人備載簡記師門風義不忘久久沈椒園鄭誠齊兩先生披榛拜墓遺金卹後同道為朋端臨劉台懷祖王孫秋史江德先徂金蘭誰補四庫在宵為行祕書大放厥辭佩玉瓊琚文章何師西京鄴下汴都臨安未始嚅炙不怒古人指瑕蹈隙何況今人焉免勒帛眾畏其口誓欲殺之終老田間得與禍辭名園高枕山茶雙植竹閣柏堂風流允嗣不死揚州而死杭州禪智山光終焉首邱吾儕結契無論舊新聞名相思握手情親臭味本同膠投漆中來幸天假去何息息一去不返儀觀在目樽酒具陳臯其來復聞君佳兒嶄然頭角庶幾他年父書能讀魂無不之邗江之湄執紼相送涕下連沔嗚呼哀哉尚饗

Blank lined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春秋述義

諸侯受國于天子而盡臣其封內生殺慶賞咸莫不專之故史之所書內事從君舉邾太子朱儒來奔公以諸侯之禮逆之則史以邾伯書之此邦交從乎君舉也莊公子赤襄公並為世嫡其生也惟莊公書桓公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則史以子同生書之此繼體從乎君舉也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于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以不卒戍刺之則史以不卒戍書之此刑人從乎君舉也文姜哀姜聲姜齊姜孟子皆夫人也文姜哀姜穆姜皆有罪而哀姜又齊人所殺也子氏聲子成風敬嬴二定姒齊歸皆妾女也赴于諸侯反哭于寢祔于姑則曰夫人某薨葬我小君某不赴則不稱夫人不反哭則不言葬小君此喪禮從乎君舉也傳據簡牘務詳其事經為策書必循其體明乎此則經與傳之不合者可以息其疑矣至于經所不書其例非一而非公命不書隱元年發其例雖至改葬先君鄰國之會葬亦以公不臨不見故不書是知內事之繫乎君也君舉必書此之謂也

魯之春秋策書之法實本周禮韓起所見祝鮀所述有其微矣有卽位之禮調

顛命譌國

故桓文宣成襄昭定哀皆書卽位隱不書攝也莊不書文姜出也閔

不書亂也僖不書公出也使周禮無卽位之禮則春秋所書爲無據矣有君卒

于路寢之禮

禮大

故莊宣成三公書公薨于路寢傳于成發其例曰言道也僖

薨于小寢文薨于臺下襄薨于楚宮定薨于高寢傳于僖發其例曰卽安也昭

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隱閔書公薨而不言地明其爲弑也桓書公薨于齊明

其爲戕也使周禮無君卒于路寢之禮則春秋所書爲無據矣周公制禮事爲

之制曲爲之防伯禽受之以封于魯魯之史世守之以爲春秋莫敢損益焉故

曰魯猶秉周禮又曰吾今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春秋本一代之禮

成一國之史上不可通于夏商旁不可施于吳楚而後之君子欲援春秋之法

以定列代之史斯不然矣問者曰周禮具在魯之史據而書之何待于孔子而

後作哉答曰譬折獄雖有刑書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然後能聽其情而議其輕重以徵于書春秋亦猶是也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必

有董狐然後能正其惡周衰史失其官而禮經將廢自孔子修之而後先王之典存焉故禮之與春秋相為權衡也非周公不能作非孔子不能修豈可汎然望諸衰世之史哉

魯叔仲惠伯之死荀息之忠也不書何也曰以諸侯之策書之則當曰魯公子遂弑其君惡及其大夫彭生春秋內諱書子卒而不地其君既諱則其臣無所繫無所繫則不書忠如彭生惡如公子翬皆是也若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則是兩下相殺之詞無以昭惠伯之忠故不書者辭窮也杜謂史畏襄仲非也

春秋有通例有變例諸侯失地名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而齊人滅譚譚子奔莒譚子不書名滅同姓名衛侯燬滅邢是也而楚人滅夔楚人不名入國曰滅而虞師晉師滅下陽取邑而曰滅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滅國而曰入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晉靈公陳靈公齊莊公無道而不稱君襄二十六年澶淵之盟晉趙武宋向戌曹人皆稱人趙武卿不會公侯也向戌後也曹微者也三稱人同辭不同義襄二年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母也四年夫人妣氏薨襄

公母也九年夫人姜氏薨襄公祖母也而其辭不別成十年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以伐鄭經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此晉侯屬公也丙午晉侯獮卒此景公也而二晉侯同辭是其義也